

## 目 录

一、把馬克思列宁主义党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等量齐观 .....	7
(一) 工人阶级的党是什么样的党? .....	8
(二)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党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党 .....	14
二、现代修正主义向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转变 .....	25
三、破坏统一战线的右倾尾巴主义的理論 .....	31
(一) 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社会成分 .....	32
(二) 统一战线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 .....	37
四、日本争取建立统一战线的斗争和现代修正主义 .....	47
(一) 在日本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各种条件 .....	48
(二) 右翼社会民主主义和“两个敌人” .....	51
(三) 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 .....	55
(四) 现代修正主义和反共分裂主义 .....	61

目前，在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及其革命的先鋒队面前，摆着这样一项巨大的革命的任务：要建立反对“反动与侵略的堡垒的资本主义垄断组织”（《莫斯科声明》）的统治的人民统一战线，特别是在处于美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国家，要建立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本国垄断资本统治的、强大而广泛的人民统一战线。争取建立人民的统一战线的这场斗争，是在对反动党派进行的斗争中同争取联合所有民主党派的任務密不可分地結合在一起的。而且，在各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工人阶级和人民中間具有巨大影响的发达的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一贯重視联合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和在它影响下的劳动群众，认为这是争取建立统一战线的斗争的极其重要的部分。

我們党一直为建立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资本统治的人民的统一战线、建立“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把劳动市民、知識分子、妇女、青年、学生、中小企业家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爱祖国、保卫民主的人士团結在一起的”（日本共产党綱領）民族民主统一战线而斗争，同时尽一切力量，争取联合日本社会民主主义的主要力量社会党，这是上述斗争的一个重要环节。

我們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总结了日本人民的伟大的反对“安全条约”的斗争，认为反对“安全条约”的斗争是“日本的统一战线在其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具体形式”，对于建立起中央和地方的反对“安全条约”共同斗争组织这件事情給予了高度的评价，

对于在这个共同斗争组织中，尽管是“包括共产党、社会党、工会在内的民主力量的联合斗争的形式”，但在**事实上**实现了共产党和社会党的联合这件事情表示非常重视，并且强调说有必要使它发展成为“两党之间的直接联合”。政治报告认为，同社会党联合的政策，绝不是一时的权宜办法，而是我们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始终一贯的因素，并且指出：

“统一战线不是一时的权宜措施，而是工人阶级和人民为了孤立敌人、取得胜利所不可缺少的保证。”（第八次党代表大会政治报告）

我们党正象这样，唯其因为重视人民的统一战线以及民主力量的联合与团结，所以才一贯努力制订、发展、熟练而卓有成效地运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为依据的富于灵活性的统一战线的策略，尽力克服民主力量内部阻碍人民斗争和统一战线发展的分裂主义和“左”右偏向，即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的偏向。正如第八次党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所指出的那样，统一战线在反对修改“警察职务执行法”斗争和反对“安全条约”斗争的过程中取得的伟大的发展，也是同我们党对**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和**托洛茨基主义者**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分不开的。**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回避同帝国主义的斗争，从传统的反共宗派主义的立场出发，企图阻挠共同斗争在真正民主的基础上得到发展。**托洛茨基主义者**评论说什么反对“安全条约”斗争是“为社会主义革命打开的缺口”，破坏民主力量的统一行动，一贯地煽动“左”倾冒险主义的挑衅行动。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性文件《莫斯科声明》也确认，目前在各个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阶级矛盾——劳资矛盾正在尖锐化，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的势力同所有各阶层人民的

矛盾也正在加剧，在爭取和平、独立、民主、提高生活水平的民族民主綱領下面团結“工人階級、农民、知識分子、城市的中小資产階級”等最广泛的各阶层居民的客观条件已經产生。《莫斯科声明》強調指出，爭取建立人民的統一战綫的斗争作为最富于革命性的任务，已經提到日程上来，并且在談到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主义者在这场斗争中采取联合行动的重要性时說：

“共产党人把社会民主党人中的劳动者看作自己的階級兄弟。共产党人常常同他們在工会和其它組織中一起进行工作，并为工人階級和全体人民的利益进行共同的斗争。”（《莫斯科声明》）

而且，声明接着說，“工人运动的根本利益迫切要求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在国内和国际上采取共同行动，以爭取完成下述任务”，指出采取共同行动的紧急任务是，立即禁止生产、試驗和使用核武器，建立无原子区，撤除外国軍事基地，援助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加强民主，提高劳动者的生活水平，等等。

今天，对于我国統一战綫的发展來說，最关重要的問題之一是，美日統治階級和同它們勾結起来的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与反党修正主义者正在联合起来，对在反对修改“警察职务执行法”斗争和反对“安全条約”斗争等斗争过程中得到巨大进展的日本人民反帝、反垄断的統一行动进行着攻击。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資本把我国看作以“遏制中国”为軸心的侵略亚洲政策的最重要的据点，正在依附美国的情况下为复活日本軍国主义、帝国主义而集中力量激烈地攻击人民。这种形势要求日本人民的反帝、反垄断的統一行动有更大的发展和前进，特别是要求更进一步加强构成它的支柱的民主力量的統一和团結，这是毫无怀疑的余地的。然而，正当形势要求民主力量更进一步加强統一和团結的这个时候，社会民主主义潮流內部的反共右翼分子，同春日庄次郎、內藤知周等

反党修正主义者集团和托洛茨基主义者挑畔集团勾搭在一起，开始越来越明目张胆地进行分裂主义的阴谋活动。最近，志贺、鈴木等叛党修正主义分子也参加了这一阴谋活动。他們阻撓构成民主力量統一和团結的核心的共产党、社会党、工会以及其他民主团体之間的共同斗争，企图把正在发展的日本人民的民族民主运动置于社会党的排他性的领导下，使人民的运动脱离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資本这两个敌人的斗争的路线。而且，就象在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中最集中地表现出来的那样，他們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甚至采取了不惜分裂統一的群众运动的态度。他們这种做法，是同目前由于統治世界政策遭到各国人民斗争的严重打击而日益孤立的美帝国主义者加紧推行“两手政策”、企图打开局面的做法密切配合起来的，特别是同美日反动派在日本合作推行的所謂“肯尼迪—賴肖尔路线”的新阶段不可分割地結合起来的。

不言而喻，我們党争取包括社会党和日本工会总評議会（总評）在內的民主力量的联合和团結的基本方針，不会因为社会党和总評內部加强了反共分裂主义潮流而有絲毫动摇。这种情况只是意味着，必須繼續进一步努力，根据人民的迫切要求，争取实现包括社会党和总評在內的民主力量的联合，而且，正是因为要实现这种联合，所以，“同……反对团結、破坏团結的不正确的傾向进行斗争”（日本共产党綱領），同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反党修正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等等反共分裂主义者进行斗争，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馬克思列宁主义党在这样复杂的形势下，为了对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坚决实行正确的統一战线政策，就必须更加正确地認識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政治的和阶级的性质，把統一战线政策放在科学的基础上。特別因为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是一个具有复杂的成分

和性质的政党，所以，我們如果在评价这个政党的性质的时候产生片面的看法，那就一定会在統一战綫的策略上发生“左”右偏向。

对馬克思列宁主义者來說，所以不能忽視这一点，是因为，几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一些人开始提倡所謂“重新评价”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論，这种說法在我国也被反党修正主义者当作一种使阻撓和破坏統一战綫的分裂主义活动合理化的“理論”，尽量地加以利用。

这个所謂“重新评价”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論，以“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建立統一战綫”为借口，否定用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对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所作的評價，說应当把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当做“工人阶級的党”或“社会主义政党”，重新加以評價。第一，在把馬克思列宁主义党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等量齐观，事实上否认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統一战綫和革命事业中的领导作用这一点上說；第二，在閉眼不看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小資产阶級动摇性和包含在里面的反共分裂主义潮流的危险性，給右傾尾巴主义提供了理論基础这一点上說，这种“重新评价”論本来都是要假借“統一战綫”的名义来破坏統一战綫的，它是阻撓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垄断資本斗争发展的現代修正主义理論体系的一部分。

“重新评价”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論，在我国反党修正主义者的理論和行动中，最典型地表現了这种破坏性的本质。他們从“重新评价”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論出发，第一，声言“把共产党排除在外，在社会党的领导下也能够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假借“社会主义革命”的名义，使社会党里面的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反共宗派主义合理化；第二，說什么共产党和民主力量追随“革新势力的多数派”日本社会党就是“統一战綫”，使一部分右翼领导干部企图把群众运动和各種共同斗争組織置于社会党的排他性领导下的那种分裂

主义正当化；第三，提倡用“改善体质”的办法把社会党改造成成为“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企图假借“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名义，使他們自己同反共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丑恶的曖昧关系合理化。这样，“重新评价”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論，已經成为攻击馬克思列宁主义党和它的統一战綫政策的得力武器之一。

“重新评价”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論成为阻撓和破坏統一战綫的分裂主义的工具，是由这个理論的修正主义本质产生的必然的結果，不是日本有的独特現象。实际上，首先提倡“重新评价”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論的现代修正主义的国际潮流本身，最近特別加紧攻击真正的馬克思列宁主义党；另一方面，在世界和平运动、世界民主运动里面，加强了追随右翼社会民主主义潮流并同它合流的傾向。而且，这种情况已經成为削弱民主力量的国际团结的重要因素，起着鼓励日本的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同它勾搭在一起的反党修正主义者的分裂主义活动的作用。

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和一九六〇年《莫斯科声明》，一面強調对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进行斗争的重要性，一面指出，在目前情况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是麻痹工人阶级的革命意志的现代修正主义。指出这一点，对于爭取建立人民的統一战綫的斗争，具有非常切实而重要的意义。現在摆在日本共产党面前的中心任务是，要組織最广大的人民的統一行动，建立反帝反垄断的統一战綫，包括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特别是在它影响下的劳动群众在內，以推翻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資本的統治。为了在种种复杂的形势下成功地完成这个任务，就要粉碎现代修正主义的“重新评价”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論，更加明确地作出对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评价，更加明确地表明对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态度，指明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統一战綫政策的科学基础，这已經变得非常

重要了。不仅在日本，而且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具有比較大的政治影响的地方，都是特別需要加以重視的任务。

## 一、把馬克思列宁主义党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等量齐观

关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阶级性和政治性的問題，列宁已經作了明确的解答。列宁指出，一般來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特点是“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政党”。列宁还把这些领导人完全同资产阶级勾結在一起、实行着资产阶级政策的党，称作“资产阶级政党”或者“资产阶级的工人党”。迄今，这一定义一直被认为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评价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时所一貫遵循的准则。

“这两个党（俄罗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共同代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后者也象第二国际所有的政党一样，冒充并自命为社会主义党派。”（《立宪會議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第 221 頁，黑体是引用者用的，下同）

“（英国）工党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政党。虽然它是由工人組成的，但是领导它的是反革命分子，是完全按照资产阶级的意图行动的最坏的反革命分子。”（《关于加入英国工党問題的发言》，《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 225 頁）

“一切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资产阶级工人政党和小资产阶级工人政党……”（《关于俄共的策略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第 468 頁）

現代修正主义者輕率地拋开了列宁的这一定义，认为这是不



符合实际情况的宗派主义的定义，并且說，既然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实际上在工人阶级中有它的基础，提出一定的“社会主义”綱領，那么就應該坦率地承认，它是一个“工人阶级的党”、“社会主义政党”。

而且，我国的反党修正主义者把这种“重新评价”論引伸到最后阶段，制造了下述“复数先锋队”論的奇怪体系：

(1)工人阶级的单一先锋队的思想已經过时；

(2)在同一个工人阶级内部，也会出现爭取社会主义的各种不同傾向，而且复数的工人阶级政党是能够存在的；

(3)先锋队是指“优秀而富于活动能力的概念”，各种政党、組織、群众团体都能按照它的組織的力量和性质，發揮各自的“先锋队的机能”。

按照这种“复数先锋队”論，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不消說，就連反党修正主义者的小集团也成为“复数的先锋队”之一，在領導革命方面具有同共产党“平等的、相同的”資格。

但是，所謂先锋队，正是因为它把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团結在一个統一的組織里面，通过这个組織領導整个阶级，所以才叫作先锋队。因此，认为可以有“复数”的先锋队，归根到底就等于否定領導整个阶级的先锋队的存在。显而易见，这种論調否认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領導作用是爭取革命胜利所不可缺少的前提，这是取消主义的論調。而且，成为这种論調出发点的“重新评价”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論，实际上也是本质相同的修正主义理論。

### (一) 工人阶级的党是什么样的党？

第一，“重新评价”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論以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得到工人阶级一部分人的支持为理由，說应当把它單純地看作“工

人政党”。这种論調是一种修正主义理論，它用庸俗的資產階級論調来代替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一般政党的階級性的問題、特别是工人階級的党的問題的原則性观点，并且完全无視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小資產階級局限性，同时，在另一方面，模糊或者否认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革命运动中的領導作用。

馬克思列宁主义在确定一个政党的階級性的时候，反对資產階級政治学把这个党的黨員和支持这个党的階層的社会成分如何作为主要标准的庸俗观点，要求把这个党代表什么政治潮流、这个党的行动和政策代表哪个階級的利益、为哪个階級服务，作为主要标准。

“如果你們沒有指出**哪些階級的利益**，**哪些当前的主要利益决定着各政党的本质和它們的政策**的本质，那末，事实上你們就是沒有运用馬克思主义，事实上你們就是拋弃了階級斗争的理論。”（列宁：《对資產階級政党的态度》，《列宁全集》第十二卷第485頁，黑体是引用者用的）

“試問，右派政党的社会基础究竟是什么？它代表的是哪个階級？它是为哪个階級服务的？”（列宁：《論俄国各政党》，《列宁全集》第十八卷第32頁，黑体是引用者用的）

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科学观点来看，在談論支持政党的階層的社会成分的时候，也必須把由这个政党事实上代表其**利益的固有的階級基础**和由于受到“传统”和“蒙蔽”的影响而追随这个党的社会階層严格地加以区别。（參見列宁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決議草案》一文，《列宁全集》第十二卷第125—128頁，黑体是引用者用的）

为了明确資產階級政治学和馬克思列宁主义这两种观点的本质上的区别，讓我們举一个例子。按照馬克思列宁的观点，毫无疑

間，自由民主党是一个在目前为美帝国主义和以垄断資本为核心的日本的卖国反动势力的利益效劳的政党。但是，美国的政治学家斯卡拉皮諾等人却以投票支持党的人的成分和党与“受益团体”的关系等等“社会学”的分析为基础，得出結論，說什麼自由民主党是“一方面为工商业服务，另一方面为农业服务的党”（岩波书店出版：《現代日本の政党和政治》）。这种做法非常典型地显示出，資產階級政治学的分析方法是多么有助于掩飾政党的階級性。但是，那些把在黨員的成分中工人的比例大和得到多数或一定数量工人支持的情况作为根据，就把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規定为“工人階級的政党”的人們，恰恰是用这种資產階級政治学的方法論代替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論。

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批評了把英国工党規定为“工人政党”的一位同志，他說：

“一个党是不是真正的工人政党，不仅要看它是不是由工人組成的，而且要看是誰領導它以及它的行动和政治策略的內容如何。只有根据后者，才能确定这个党是不是真正的无产階級政党。”（《关于加入英国工党問題的发言》，《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 225 頁）

从这种唯一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来看，所謂“工人階級的党”是为完成工人階級从資本主义剝削下解放自己这样一种階級使命所必需的党，也就意味着是这样的政党：領導工人階級进行階級斗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通过这种或者那种方式建立无产階級专政，废除資本主义制度，建設社会主义社会。因此，显而易见，絕不能把下述这样一个政党叫做“工人階級的党”，这个党即使在某个时期得到多数工人的支持，而其領導机构被串通垄断資產階級的右翼势力所掌握，回避用革命的方式推翻垄断資本統治的斗争，

在实际行动中，追随資產階級或者实行小資產階級政策。一般來說，在資本主義社會，各个階級真正跟着本階級的黨走，只有“通过长期的、頑強的、以數年和數十年計算的鬥爭……才得以實現。”（列寧：《革命青年的任務》，《列寧全集》第七卷第31頁）目前，在一系列的資本主義國家，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得到工人階級的多數人支持的這個情況，不外乎是這樣一種表現：使工人階級團結在真正代表本階級利益的政黨——馬克思列寧主義黨的領導下的這場政治鬥爭還沒有完成，工人階級的多數人還受着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在談到“工人階級的黨”和“無產階級的黨”的時候，始終堅持了原則性的觀點。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談到以科學的社會主義為依據的馬克思主義革命黨在各國成立以前的時候，也只是把堅持工人階級自己的階級立場、為推翻資產階級統治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而鬥爭的黨叫做“無產階級政黨”。

“共產黨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餘一切無產階級政黨的最近目的的一樣的：使無產階級形成為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每個真正的無產階級政黨，從英國憲章派起，總是把階級政策，把無產階級組織為獨立政黨視為首要條件，把無產階級專政視為鬥爭的最近目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第299頁）

因此，馬克思、恩格斯的學說是在克服形形色色的冒牌的“社會主義”思想之後，在國際工人運動中樹立它的威信的，在各國成立了馬克思主義政黨以後的時期，談到“真正的無產階級黨”，當然就是指這些馬克思主義政黨。

列寧在向帝國主義過渡的歷史條件下，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關於無產階級政黨的思想，提出了所謂“新型的黨”的理論。就是

說，在第二国际时代，馬克思主义政党無論在政治路綫上还是在組織路綫上，都墮落成为主要地适应选举和議會斗争的改良主义的党，与此相反，列宁指出，工人阶级为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所必需的党，是要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論和以民主集中制为依据的严格的无产阶级紀律把全党武装起来，同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一切表現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的革命的斗争的党，只有这样的党才能具有“工人阶级的党”的活动能力，除此以外的任何类型的党都不能领导工人阶级胜利地建成社会主义。

“馬克思主义教导說，……只有工人阶级的政党，即共产党，才能团结、教育和組織成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的先鋒队，也只有这个先鋒队才能抵制这些群众中不可避免的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抵制无产阶级中不可避免的种种行会狭隘性或行会偏見的传统和恶习，并领导全体无产阶级的一切联合行动，也就是說在政治上领导无产阶级，并且通过无产阶级领导全体劳动群众。不这样，便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列宁：《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我們党內的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傾向的決議草案初稿》，《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第 233 頁）

其次，列宁还明确地指出，即便是以工人阶级为基础，以“馬克思主义”为指导理論而結成的政党，如果完全被修正主义理論所腐蝕，这个党便会丧失“工人阶级的党”的資格。他說：

“如果在党内，修正主义者的思想真的占了上风，那就不是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了。”（列宁：《工会的中立》，《列宁全集》第十三卷第 443 頁）

列宁从这种观点出发，在把依靠工人、而且自称“工人党”的改良主义政党即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叫作“工人党”的时候，几乎是經常地加上明确地規定其阶级性和政治性的形容詞，如象“小资产阶级

級工人黨”、“資產階級工人黨”、“自由主義工人黨”，而沒有模糊過它的本質。

列寧的這種“新型的黨”的理論的正確性，已經在十月革命、中國革命以至古巴革命的歐洲、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系列的革命烈火的考驗中得到證實。在東歐的民主主義革命中，社會民主主義政黨也參加了革命，然而，在革命的整個過程中，起到了領導作用的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黨，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參加革命也是以承認馬克思列寧主義黨的領導，接近它的立場為前提的。特別是看一看，在社會主義革命階段，這兩個政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礎上實現了聯合，就會更加清楚地知道，馬克思列寧主義黨的領導是不可缺少的。

另外，日本的修正主义者常常举出古巴革命的例子，企图证明列寧关于先鋒隊的理論已經過時。但是，在古巴，在從民族獨立和民主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前進的過程中，卡斯特羅領導的“七月二十六日革命運動”、“三月十三日革命指導委員會”同人民社會黨等合併成一個組織，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成立了統一的革命組織“古巴社會主義革命統一黨”。如上所述，古巴革命的經驗也最雄辯地證明：只有列寧奠定了基礎的“新型的黨”——馬克思列寧主義黨，才能保證工人階級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即使是从不同的立場出發的革命家和革命組織，如果要徹底地實行民族民主變革，進而真正完成社會主義事業，那麼就必須向着馬克思列寧主義和馬克思列寧主義黨的立場前進。

以上便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工人階級的黨”的觀點。摒棄這種著名的原則性的觀點，對庸俗的資產階級論調讓步，把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叫作“工人階級的黨”，就是為否定馬克思列寧主義黨在無產階級革命中的領導作用開辟道路，就是無視社會民主主

义政党的小资产阶级性质，无视其右翼领导人已经成为在工人阶级中的小资产阶级影响和资产阶级影响的“传播者”（列宁）的事实，归根到底，不可避免地必然要堕落为机会主义。这种机会主义是要使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人受到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影响的现状合理化，轻视这样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改变这现状，并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思想提高工人阶级大多数人的觉悟，把他们争取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领导下面来。

## （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党和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党

第二，“重新评价”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论采取了根据这些党提出“社会主义”纲领的情况，简单地把这些党评价为“社会主义”政党的观点。这种论调的前提是，抹煞了唯一真正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为依据的科学社会主义，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等等之间的原则性区别，把两者等量齐观。

但是，众所周知，要进行斗争，以便在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各种力量和各种潮流中，从原则上把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潮流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等潮流区别开来，在思想上克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等潮流，争取工人阶级站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方面，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在准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时必须完成的一个基本任务，把这两种社会主义混淆起来或者等量齐观，都是犯了等于摒弃科学社会主义的全部理论的错误。

### （1）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以

前的各种“社会主义”潮流，指出这些潮流的大多数都是代表资本主义社会的封建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阶级的利益和思想的，是同社会主义事业和工人阶级毫无关系的假“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重视的是，“想把社会疾病医治好，以求巩固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共产党宣言》第76页）和虽然提出社会主义的纲领、但是拒绝采取实现这一纲领的唯一办法——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幻想用和平方式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潮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一生中为从思想上粉碎这些潮流而进行了斗争。

列宁又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观点，从领导革命运动的第一阶段起，便为粉碎“人民社会主义”、“合法的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孟什维主义等各种冒牌的“社会主义”而进行了斗争。列宁时代的特点是：这些“社会主义”的各种学说所表现的各种倾向（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这样一种新的形势下，以“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个反马克思主义派别”（列宁：《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全集》第十五卷第14页）的形式出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反对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斗争，特别是在理论上是以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的形式，在组织上是以“第二国际”（一八八九年——一九一四年）内部的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的斗争的形式进行的。列宁在这场斗争中，从修正主义的歪曲中拯救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学说，奠定了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and 策略以及无产阶级革命的党——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党——的基础。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同时，第二国际崩溃以后，在世界范围内，旧第二国际内部的革命潮流已经同机会主义潮流发生决定性的分裂，在列宁的领导下组成了“第三国际”（一九一九年——一九



四三年)。参加“第三国际”的各国馬克思列宁主义党，成了真正代表无产階級社会主义的那个国家的唯一的工人党。

另一方面，旧第二国际内部的机会主义潮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建”了各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国际組織“第二国际”（一九二〇年——一九四〇年）。与此同时，一部分人組成了“第二半国际”，这个組織不久就同“第二国际”合并了。象以“費边主义”为指导思想的英国工党、奉行以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等人为代表的修正主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等政党起领导作用的情况所表現的那样，在“重建”起来的“第二国际”中，总的來說，小資产階級社会主义的各种潮流占了統治地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今天，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社会主义”，正在更大幅度地倒退。极少數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意大利社会党、日本社会党等）基本上是接近于战前第二国际的各个党承认以修正主义的“馬克思主义”为指导理論的立場的。然而，在一九五一年主要由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組成的“社会党国际”，在通过《法兰克福宣言》（一九五一年）和《奥斯陆宣言》（一九六二年）这两个綱領性的宣言以后，甚至同第二国际那样的“馬克思主义”也正式断絕关系，表明了所謂“民主社会主义”的立場。

这种立場的第一个特点是，站在坚决的反共主义的立場上，敌視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认为它們是“对世界和平、自由与社会主义的威胁”。

“国际共产主义是新帝国主义的工具。不論在什么地方，只要它获得政权，它就破坏自由或获得自由的机会。它是建立在軍事官僚与警察恐怖的基础之上的。由于造成財富和权利上的悬殊，它又建立了一种新的階級社会。强迫劳动在它的經濟組織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法兰克福宣言》）

“虽然共产党国家說它們爱好和平，但是它們保持軍事力量的做法加剧了全世界的紧张局势。”（《奥斯陆宣言》）

第二个特点是，公然支持以美帝国主义为主要力量的帝国主义陣营的世界政策，用“福利国家”等等騙人的口号維護現代資本主义，把它說成是“正在向社会主义轉变的社会”。

“社会主义已經从宣传进入了实行的阶段。在某些国家中，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已經奠定，所以在那些国家中資本主义的罪恶消逝了，社会产生了新的活力。……在許多国家中，无政府状态的資本主义正在让位于一种国家干涉和集体所有制限制私人資本家活动范围的經濟。……在社会主义势力强大的地方，已經采取了重要的步驟，以期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秩序。”（《法兰克福宣言》）

“資本主义最坏的偏向已經在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会的活动的过程中得到了糾正。新的生产所有制和管理方式已經出現。……社会主义政党虽然是在野党，但也常常利用輿論的力量迫使政府不得不采取社会主义本来的方式来解决充分就业和社会保險等問題。”（《奥斯陆宣言》）

如上所述，所謂“民主社会主义”，就是把傳統的改良主义的路綫同更加明目张胆地为資產階級辯护的論調和反共主义結合在一起的反社会主义的綱領。它已經“演进”到同帝国主义势力和垄断資產階級的綱領沒有絲毫区别的地步，現在，这个反社会主义的綱領已經成为世界上大多数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共同綱領。

日本民主社会党就是站在这种“民主社会主义”的立場上的典型的政党之一，它有这样一个明目张胆地迎合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資本的要求的綱領：（1）把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运动同法西斯主义摆在同等地位，譴責說它們是“左右两方面的极权主义”；（2）說“武力的平衡”才是世界和平的基础，采取了在事

实上支持帝国主义阵营的“实力政策”的立场；（3）提倡在劳资合作主义的基础上“建设福利国家”，同加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各种政策实行合作；（4）声言“坚持议会主义”，事实上反对议会外面的群众斗争；等等。（一九六二年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

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还有这样的情况：帝国主义势力在“本国”的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合作下，组成亲帝国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这些党或者成为殖民主义的公开的代言人，或者承担反革命的一部分任务，就象这样，已经成为那个国家的最反动的政治势力之一。

如上所述，各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历史和现状表明，这些党的“社会主义”是作为在本质上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根本不同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而产生和发展的，或者是完成了资产阶级性质的“退化”的东西。难道只是根据这样的政党把“社会主义”一词写在纲领上面的这个理由，就能把它们叫作什么“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人阶级的党”吗？很明显，不能把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叫作“社会主义政党”，不能把它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等量齐观。

不言而喻，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党不同，它并不是按照一定的理论和意识形态统一起来的政党。因此，所谓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以及其他改良主义潮流是占统治地位的潮流，并不是说这种潮流是这个党的唯一的潮流。事实上，在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中，存在着左翼的潮流，这种潮流在许多情况下反对占统治地位的改良主义潮流，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或多或少地接近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但是，正如各个党里面的左翼潮流消长的历史所表明的那样，只要这种潮流本身作为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内的一种潮流而存在，那么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还是不能避免小资产阶级的那种动摇性和局限性。因此，不能以存在这种潮流为理由，否定

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总的來說属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政党的这个事实,而且,更不能模糊馬克思列宁主义党是代表真正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唯一的党的这个事实。

## (2)对“日本社会党例外”論的批判

与此相反,我国的反党修正主义者常常提出“日本社会党例外”論,企图使他們的“重新评价”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論合理化。这种論調是說:“日本社会党同意大利社会党一样,是在全世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里面的‘例外的存在’,由于它們反对‘民主社会主义’的綱領,站在馬克思主义的立場,站在承认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立場,所以正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轉变为‘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不久就能够成为领导日本社会主义革命的政党。”首先,就他們引为例证的意大利社会党來說,这个党以在一九五六年撕毁共产党和社会党联合協議为开端,不断地右傾,到一九六三年秋天,这个党的领导人参加了垄断資本的政府。这个事实已經证明了意大利社会党“例外”論的錯誤。就象下面的分析那样,总的說来,日本社会党也并没有摆脱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党的本质。

不錯,这个党不同于欧洲的各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和日本的民主社会党,沒有采用“民主社会主义”的綱領,一向在綱領和章程中写着“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而且,在某些方面也在试图用“馬克思主义”的理論,为它的政治路綫提供理論基础,这是事实。但是,这个事实并不能說明日本社会党現在正在“成长”为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党,也不意味着它正在“摆脱”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本质。

(甲)社会党的“社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性质,首先明显地表现在它对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陣营的态度上。

社会党的綱領譴責共产主义运动說，“共产主义在事实上践踏民主，否定人的个性、自由和尊严，同以民主为依据的社会主义是不相容的”，并且說，日本社会党的任务是“克服共产主义，用民主、和平的方式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表明社会党的“社会主义”是以反共主义为前提的“社会主义”。而且，它在实际的政治行动中，也从这个根深蒂固的反共主义思想出发，在事实上否定同共产党的統一战綫，就在反对“安全条約”共同斗争和其它斗争中参加了民主力量的統一行动的时候，仍然坚决拒絕同共产党直接联合，坚持宗派主义的計劃，要依靠把共产党排除在外的“社会党单独政权”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这种反共主义的行徑就暴露了这个党的“社会主义”的曖昧的小資产階級性质。拒絕同以科学的社会主义为依据、而且代表工人階級最革命的力量的共产党实行合作，或者在反对共产党的情况下实现的“社会主义”，并不是推翻垄断資本的統治、废除資本主义制度以后实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归根到底，只能是在垄断資本所容許的范围內的“社会主义”，这难道不是很清楚的嗎？

还有，就它对社会主义陣营的态度來說，社会党的綱領不仅指責說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内制度是“同以民主为依据的社会主义不相容”的制度，而且在战争与和平問題上也表明了那种认为社会主义陣营同帝国主义陣营都是造成战争危机的根源而加以攻击的反社会主义的观点。

“不論原因和理由为何，在資本主义陣营方面，当然存在着帝国主义性质的国际紧张局势的积极因素，同时，在共产主义陣营方面也包藏着存在于它的世界革命方式和軍事力量内部的战争危机。”（日本社会党綱領）

这个观点，是把帝国主义陣营和社会主义陣营都看作“冷战的

当事者”，等量齐观，把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防御性军事力量和保障集体安全体系看作加剧国际紧张局势的“实力政策”的表现而加以谴责的“积极中立主义”的路线，就在今天，基本上仍然贯穿在社会党的国际政策里面。但是，这个观点同真正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完全格格不入的。从这里产生的社会党的方针是，组织抗议苏联进行防御性核试验的运动，以“反对任何国家进行核试验”为借口，使这个抗议运动合理化，并且企图把这个观点强加给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

这个事实表明，日本社会党和西欧的各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政治立场的不同，决不是绝对的不同，它们都是参加了社会党国际的党，特别在反共主义方面有着许多共同点。

(乙)其次，再看一看日本社会党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社会党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是这样的：第一，反对把控制日本、威胁亚洲和世界和平的美帝国主义当做日本人民的主要敌人之一，在争取独立的斗争和其它方面的斗争中避免同美帝国主义进行彻底的斗争。这同战前我国各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躲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左倾口号后面，避免同专制主义的天皇制进行斗争的情况，在本质上是相同的。而且，这条路线把所有的斗争局限于同日本垄断资本的斗争，甚至把同日本垄断资本的斗争也缩小为“结构改革”论和其它改良主义的斗争，归根到底，就本质而言，已经变成了避免同日本人民的两个敌人进行实质性斗争的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观点。第二，这条路线，在革命的方法问题上，也完全站在“通过议会的和平革命方式”这样一种明显的“和平过渡必然论”和“议会主义”的立场上，采取着完全回避革命的根本问题——国家政权问题的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方针。第三，在同这样的双重的机会主义结合起来的情况下，这条路线回避了当前

推翻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资本的统治、以争取独立和民主为中心的过渡性的革命的任务，而以日本的现状来说，为了向社会主义前进，这个过渡性的革命的任务是无论如何也不能逃避的。因此，即使提倡“社会主义”，那也不过是单纯作为一般的抽象的目标而加以承认的，这种方针从根本上脱离了从民主革命不间断地、分阶段地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一个领导日本人民走向社会主义的唯一的革命的路线。社会党的路线的这种特点，非常清楚地表明，他们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中反复地被揭露了它的本质的、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一个变种而已。

与此相反，日本共产党指明了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创造性地运用于日本的形势，通过反对两个敌人——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资本的统治——的民主革命，确实地开辟出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样一种日本革命的真正的前景。日本的形势是，虽然是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半被美帝国主义占领，事实上变成它的附属国，因而当前争取独立、民主、和平、中立、提高生活水平的民族民主要求已经成为应当由全体人民完成的任务。日本共产党的这一立场，继承和发扬了战前不为一切野蛮的镇压和迫害所屈服，高举推翻专制主义的天皇制的革命旗帜，一贯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而进行斗争的革命传统。这里显示了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党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决定性的根本区别。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党，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但实际上只是在形式上承认“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党才真正创造性地掌握了“改造世界”（马克思）的革命学说和无产阶级求解放的科学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

（丙）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党日本社会党的性质，还清楚地

表現在它的組織方面。

第一，这个党在实质上，是一种不以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統一为前提的各种“社会主义”潮流和派系的自由主义性质的联合体，根本沒有那种革命政党所不可缺少的民主集中制和无产階級紀律。一般說来，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具有非常多种多样的潮流——从最露骨的資产階級改良主义和基督教的人道主义到“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混合体”这样一种性质。这种情况，是小資产階級政党的基本特点之一，同这个党所依据的社会阶层的多种多样性和小資产階級本身就是由具有各种不同利益的各种阶层組成的一个階級这一情况，是有联系的。

第二，这个党从上到下都是作为“議會政党”而組織起来的。例如，社会党在选举中拥有一千二百万支持者，但是在組織方面，只有公开宣布的“五万”黨員和“十五万”周刊(机关报)讀者，党和支持党的群众的关系，主要只是議員和选民的关系。而且，在中央和各地，議員和議員候选人在事实上成为党組織的核心，支部組織也是不顾生产点(企业)、完全以行政区为单位而建立的。这个事实显示，整个党組織都是只按照选举斗争的需要組成的。社会党对于总評和其它工会，也不顾工会會員支持政党的自由权利，强迫他們“支持社会党”，特別是在选举的时候，把这些工会当做社会党的下級机关，加以利用。

(丁)由于社会党的右翼势力的一部分人以各种方式同美日統治集团保持着人事的联系和物质的联系，所以就更进一步加强了日本社会党回避同美日統治集团进行实质性斗争的上述那种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路綫、小資产階級动摇性和議會政党的性质。

現在讓我們举出这个党的經費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依靠垄断資



本供給的事实，作为最明显地显示社会党和美日統治集团的联系的一个例子。

据自治省正式公布，在民主社会党脱离以后，从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三年前半年的期間，社会党从各方面得到的“政治捐款”总额約計三亿二千二百万日圓里面，重建經濟恳談会（經濟界的“政治捐款”机构）以及各方面的垄断資本和資本家团体的“捐款”約达一亿五千七百万日圓（包括一部分中小資本家捐献的部分），比总評等工会的捐款一亿三千七百万日圓还多，占“政治捐款”总额的百分之四十九。而且，垄断資本的“政治捐款”是不会全部公开宣布的，“暗地捐款”經常占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这是公开的秘密。显而易见，社会党在經濟上实际依靠垄断資本的程度，是不止于这个数字的范围以內的。

不言而喻，垄断資本不仅援助民主社会党，而且援助社会党，目的是要使民主社会党和社会党停留在同垄断資本合作的政策的范围以內。只要社会党依靠垄断資本的这种經濟援助，就絕不能指望它完全放弃对垄断資本实行的合作主义，必須說，这个党不仅沒有能力用革命方式同美日垄断資本的統治进行斗争，而且在日常的政策和行动上也不能坚持工人阶级独立自主的阶级立場，这的确是理所当然的。

这些事实清楚地证明，据说在全世界的各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中占有“最左翼”的地位的日本社会党，基本上仍然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潮流的一个政党。只要沒有忘記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原则性区别，那就决不能把日本社会党和在我国站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立場的唯一的党日本共产党同样看作“社会主义政党”。

## 二、現代修正主义向小資產 階級社会主义轉變

其次是这样一個問題：現代修正主义者提出“重新評價”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論，主張把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和馬克思列宁主义党等量齐觀，是从什么样的思想根源产生的錯誤。先从結論來說，产生这种錯誤的根源是，現代修正主义者在革命运动的政治路綫这个根本問題上，离开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立場，正在轉變为、或者已經轉變为以美化帝国主义和資本主义为起点的机会主义立場，归根到底，也就是在本质上同社会民主主义相同的小資產階級社会主义的立場。

实际上，現代修正主义者所提倡的关于革命运动的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綫，同那个曾經由考茨基、伯恩施坦等古典修正主义者提供“理論”基础，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建”起来的“第二国际”許多党所公认的指导方針的政治路綫，相同到惊人的地步。不妨可以說，所不同的只是这样一点：参加第二国际的那些党是从同馬克思列宁主义对立的角度提出这条路綫的，相反，現代修正主义者却联系到所謂“以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为中心的世界形势的根本变化”，断章取义地引用《莫斯科声明》，并且利用看来似乎是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論的“現代的、創造性的发展”的这一伪装，提出了他們的主張。

(1)例如，关于战争与和平問題，現代修正主义者歪曲《莫斯科声明》的世界大战不是不可避免的这个論点，并把这个論点“发展”成为这样一种美化帝国主义的論調：认为“侵略和战争的主要

力量”美帝国主义的主流正在从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方向转向两种制度和平共处的方向。而且，他们用这种论调来给那个企图不依靠全世界人民的民族独立与反帝和平斗争的发展，而主要依靠同帝国主义国家进行外交谈判来实现世界和平的机会主义路线提供基础；同时，散布幻想，使人以为只要促进帝国主义的“和平变质”的过程，就在象目前这样存在帝国主义的情况下也能够完全废除军备，实现“没有战争的世界”。他们还轻视民族独立斗争，回避同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进行斗争，企图在事实上使世界和平运动转向一味追求和平共处和普遍彻底裁军的“亲帝国主义”的路线。这正是“第二国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提出的那个臭名远扬的“现实的和平主义”路线的翻版。当时，他们同现代修正主义者一样，（甲）认为大战后的世界资本主义正在朝着“超帝国主义”的阶段过渡，帝国主义是侵略战争根源的时代已经结束；（乙）主张依靠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协商，主要是依靠“国际联盟”，就能够防止战争，维护和平；（丙）放弃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革命斗争，竭力散布幻想，说什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在人民中间就会出现“永久的和平”，就会“废除军备”，归根到底，这些都是掩饰帝国主义者准备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烟幕。（关于这个问题，请参看《赤旗报》刊登的评论员文章《肯尼迪和美帝国主义》、未署名的文章《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以及分裂主义者的理论与实践》）

（2）而且，关于革命运动的方针的问题，现代修正主义者把下述“结构改革”论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的“现代形式”，加以宣传。这个“结构改革”论的内容是：

甲、现代资本主义已经进入这样的新阶段：一方面受到同社会主义世界体系进行的经济竞赛的强烈影响，另一方面受到生产力的新发展的刺激，在资本主义本身内部就存在着向社会主义发展

的“客观的推动力量”，就連垄断資本也不得不接受过去人們认为是社会主义固有的計劃經濟和国家干預；

乙、在这种形势下，即使不用革命方式推翻帝国主义的統治和垄断資本的政权，只要工人階級对現代資本主义的政治經濟机构进行“渗透”和“干預”，就能够把国家垄断資本主义变成人民同垄断資本进行斗争的工具，而且随着人民力量的增长，就能使資本主义国家的作用逐漸地发生变化，服务于人民；

丙、这样，在今天，已經有可能通过政治和經濟方面长期积累的“結構改革”的方式，和平地逐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等等。

但是，这正是把改良主义和經濟主义的錯誤重叠地串連在一起的机会主义的“革命”路綫的现代版。

第一，这种論調的前提是美化現代資本主义，即认为国家垄断資本主义的发展是資本主义經濟内部的“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或者认为至少可以通过工人階級参加管理工作而成为主导力量的办法，就能使国家垄断資本主义变成“社会主义因素”。但是，国家垄断資本主义的本质是“加强垄断組織对国家生活的統治，把垄断組織的力量和国家的力量合为一体”（《莫斯科声明》），这个机构成为专门补救資本主义制度，“通过剝削工人階級和掠夺广大居民阶层来最大限度地增加帝国主义資產階級的利潤”（《莫斯科声明》）的工具，进行着活动。修正主义者說这种国家垄断資本主义在垄断資本的統治下就能够变成“社会主义因素”，在事实上回避推翻垄断資本政权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問題。这种論調，只不过是早在四十年前由改良主义者散布的腐朽的为資本主义辯护的老調重弹而已。列宁对于当时声言“国家垄断資本主义已經不再是資本主义，可以叫作‘国家社会主义’等等”的改良主义者們，給予了如下的严厉的批判，这一批判也正确地粉碎了現代“結構改革”論

的“論据”。列宁說：

“在无产阶级真正代表看来，这种资本主义之‘接近’社会主义，只是证明社会主义革命已經接近，已經不难实现，已經可以实现，已經不容延緩，而决不是证明可以容忍一切改良主义者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和粉飾资本主义的言論。”（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 430 頁）

第二，这种論調不是采取使各个资本主义国家正在发展着的人民斗争，即提出争取独立、和平、民主与提高生活水平等民主性质的要求的人民斗争向着旨在推翻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的統治的革命斗争发展的态度，而是企图在事实上把这种斗争缩小为只求在垄断资本政权下面实行部分改良和促使統治阶级“改变政策”的改良主义运动。

列宁在談到帝国主义阶段的人民的民主要求时指出，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企图用“改良主义的”方式确定这种要求，使它停留在帝国主义制度下“可能实现”的范围以内，然而对于革命的馬克思主义者來說，“必須革命地而不是改良地提出并且实现这一切要求”。（《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第 139 頁）很明显，在帝国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更加严重的当前这个阶段也是一样，那个要“用改良主义方式确定”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的統治必然促成人民的民主要求，并且同争取建立人民政权的革命斗争分开的“結構改革”論的立場，是同馬克思列宁主义要“革命地提出”这种要求，使人民的民主斗争发展成为推翻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統治的革命斗争的革命立場根本对立的、机会主义的路綫。

第三，这种論調把《莫斯科声明》所說的在一系列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有可能創造必要的条件，以便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

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点夸大，并把革命的非和平过渡的可能性视为例外，事实上把和平过渡作为革命的“唯一道路”加以绝对化；而且这种論調是同这样一种“和平过渡唯一論”結合在一起的，这种“和平过渡唯一論”是要否认“粉碎軍事的官僚的国家机器”的必要性，最后走上只是要通过选举在議會中取得多数的所謂“議會主义的道路”。但是，这种事实上的“和平过渡唯一論”就是这样的論調，第一，无視这样一个事实：“統治階級是不会自願让出政权的”（《莫斯科声明》），只要他們掌握着国家政权（暴力組織），总是存在着用暴力維持其統治的危险性；第二，无視这样一点：不管社会主义革命采取和平方式或者采取非和平方式，不依靠人民革命运动来推翻統治階級的国家政权，粉碎他們的抵抗，革命就不能成功。因此，这只是暴露出，現代修正主义者把“任何一个革命的最主要的問題都是国家政权問題”（《革命的一个根本問題》，《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357頁）这种著名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論点忘在脑后，站在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立場上了。

第二国际的小資产階級“革命家”們也說，（甲）国家垄断資本主义是“組織起来的資本主义”，即採納了計劃經濟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原則的过渡时期的資本主义；（乙）如果工人階級参加企业協商會議和国家的經濟管理机构，扩大“經濟民主”，就能使資本主义經濟轉变为“由民主制国家来領導的經濟”，并且能够按照力量对比，逐步把国家政权置于工人階級的政治監督之下；（丙）在发达的資本主义国家，通过“經濟民主”和“議會主义”的道路，和平地漸进地到达社会主义，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現實的道路。他們就是这样竭力使工人階級脫离革命运动，把它引向同資本主义制度妥協的道路，并且起到了維持資本主义制度免遭革命运动的打击的作用。提倡“結構改革”論的現代修正主义“革命家”們，現在正在起

着同这些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們在过去所起到的作用完全相同的作用。

如上所述，現代修正主義者在戰爭與和平問題和社會主義革命等一系列的原則性的根本問題上，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格格不入，歸根結底是接近第二國際那樣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觀點的。因此，現代修正主義者看不到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政黨——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同馬克思列寧主義黨的原則性區別，而把兩者等量齊觀，是絲毫不足為奇的。實際上，歐洲的一部分馬克思主義者說，在世界形勢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向社會主義和平過渡已經成為可能的今天，在社會主義革命的內容和方法以及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等等革命的主要問題上，共產黨和社會民主主義政黨之間已經沒有根本性的分歧，他們把這種主張作為同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結成統一戰綫的重要根據，甚至開始提出了兩黨的政治統一的問題。現代修正主義者對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重新評價”，恰恰表明，兩者必然會由理論上的接近走向組織上的接近。而且，我國的反黨修正主義者還說什麼“在以社會主義世界體系的形成為中心、世界形勢發生根本變化的今天，列寧關於先鋒隊的理論——‘新型的黨’的理論已經過時，社會民主主義政黨以及各種類型的政黨已經變得能夠領導革命了”，把“重新評價”社會民主主義政黨論同機會主義的“革命”論直接結合起來。這件事情更加清楚地證明了上述情況。

如上所述，在評價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的問題上，要不要捍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的問題，歸根到底，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根本問題，是同要不要保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立場問題不可分割的原則問題，也是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不容許含糊對待的問題。

### 三、破坏統一战綫的右傾 尾巴主义的理論

現代修正主义者为使他們的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新評價”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論合理化而搬出来的最后一个論据，就是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建立統一战綫的問題。这就是他們說什麼把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規定为小資产階級政党，是同統一战綫政策不能并存的共产党的宗派主义和“自私自利”的表現，只有承认这种党是同共产党并列的“工人階級的党”、“社会主义政党”，才能为实现統一战綫开辟道路等等，从而把“重新評價”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論伪装起来，乍看起来似乎只有这种論調才是真誠地希望实现統一战綫的。

对于修正主义者的这种論調，首先應該指出，正确地分析和評價各种政党或党派的階級性、政治性，同統一战綫政策决不是矛盾的，相反，而是科学地、正确地制訂和执行統一战綫政策的不可缺少的前提。

列宁在領導俄国革命运动时曾經一再強調，要想对各种政党采取正确的态度，就必须正确地确定这个党的階級內容。

“現在，当革命已經掀起了各階級的公开发动，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开始形成各政党的时期，社会民主党当前的迫切任务是确定这些政党的階級內容，考虑各階級在当前的相互关系，从而确定对待各政党的态度。”（列宁：《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統一代表大会的策略綱領》，《列宁全集》第十卷第132頁）

列宁指出的这一点，就在今天也并没有丧失它的意义。实际



上，現代修正主義者背離列寧的教導而提出的“重新評價”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主張，正如下邊要分析的那樣，不僅對發展共產黨同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統一戰綫沒有好處，反而只會有助於使無原則的右傾尾巴主義在“統一戰綫”的名義下合理化，並且助長那些反對統一戰綫的右翼社會民主主義者的機會主義和反共宗派主義的氣焰。

### （一）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社會成分

從統一戰綫的立場出發，為了對社會民主主義政黨採取正確的態度，就不僅需要分析這個黨的政治路綫和組織性質，而且還需要正確地分析它的社會成分。

列寧以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為例，指出它們所依靠的階級和階層是各種各樣的，其中甚至還包括“十足的資產階級”分子，這正是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根本特點。

“在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中有許多流派，從十足內閣派的十足資產者起，到還沒有完全轉到無產者立場上來的半窮人止。……”（列寧：《論妥協》，《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304頁）

正如事實所顯示的那樣，上述特點同樣適用於現在的社会民主主義政黨。也就是說，社會民主主義政黨一般是依靠多樣的階級和階層，即從工人、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直到一部分富農和中小資本家。不過，其中特別重要的，是下述三個因素。

#### （1）工人貴族和工人官僚

列寧指出了這樣一個事實：工人運動中的機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是壟斷資產階級用它主要靠剝削殖民地和在世界市場上的“大國”地位而取得的巨大的超額利潤的一部分，來收買工人中的極少

数“上层”分子。这个“上层”的主要部分是，由于分享利潤的殘羹而获得特权性的高薪，从而成为資本主义制度的維護者的“工人貴族”，和由于担任工会、政党等組織和議會及其他国家机关、公共組織等的負責职位和身居特权地位，从而在生活方式、收入和世界观方面也都資产階級化了的“工人官僚”，列宁把他們叫作机会主义的“主要社会支柱”。这些資产階級化了的工人阶层，已經完全脫离了工人群众的生活环境，丧失了工人群众的感情，他們虽然处于工人运动的領導地位，但是实际上已經蜕化为孜孜以求永远保持資本主义制度和自己在資本主义制度中的小市民地位的資产階級同盟者。所謂机会主义，就是这些“少数特权者”同劳动群众相对抗而同資产階級結成联盟的一种表現。

“机会主义就是为着极少数工人的暫時利益而牺牲群众的根本利益，換句話說，就是一部分工人同資产階級联合起来反对无产階級群众。”（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219頁）

必須重視下述事实：資本主义总危机的加深，特別是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以及与此有联系的殖民体系崩溃过程的加速和階級矛盾的尖銳化，动摇了工人貴族和工人官僚的經濟基础，并且加剧了他們內部的分化过程。然而，就在目前，一般說来，工人貴族和工人官僚仍然是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右傾潮流的最主要的支柱。其中，尤其是那些被选为中央和地方的議員以及其他負責職員的人和工会的上层干部等工人官僚，他們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为“世界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的美帝国主义，甚至在处于从属地位同它結成联盟的各个資本主义国家，也极力施展“邀請策略”及其他手段，培养工人官僚和工人貴族。

## (2) 工人群众

工人群众的支持，是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所依靠的主要基础之一，这是事实。但是，这在许多情况下，是由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同工会各种组织勾结在一起，更具体地说，是由于属于这个党的工人官僚掌握了工会的领导组织和机构，而且，许多工人囿于工联主义的习慣和小资产阶级的各种偏見而追隨他們的結果，而任何一个国家的有觉悟的先进工人，都正在逐漸地摆脱这个党的影响。因此，即使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得到工人的多数的支持，但是这种支持主要是来自工人当中对共产党有偏見或受小资产阶级思想束縛的那一部分人，而这一点正好說明了这个党的小资产阶级性质。其实，在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改良主义政策和工人群众的根本利益之間存在着尖銳的矛盾，而隨着群众的阶级觉悟的提高，这个党在工人中的基础必然会越来越縮小。

## (3) 小资产阶级

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所依靠的另一主要基础是城乡的小资产阶级，而隨着所謂“新中間阶层”的增加，他們所占的比重一般地也趋于逐漸增大。但是，在壟断資本和帝国主义的統治下，靠这个党的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路綫，实际上是不能够維護小资产阶级群众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的。列宁曾經由此引出如下的結論：无产阶级政党必須同第二国际的各种小资产阶级思潮进行斗争，以便把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变为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同盟者。

“无产阶级的政党必須同这些思潮作斗争，把受资产阶级愚弄的小业主和程度不同地处在小资产阶级生活条件下的千百万劳动

者，从資產階級那里爭取过来。”（列宁：《帝国主义是資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第 184 頁）

当然，工人階級爭取小資產階級群众的过程，并不是簡單的、直綫的过程。在階級斗争的过程中，可能发生小資產階級的一部分人或者暫時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被法西斯主义和反动势力所俘虏的情况；甚至严重地依附或者追随垄断資本而彻底資產階級化了的上层的一部分人（包括反共的知識分子在內），会同一部分中小資本家一起勾結工人貴族和工人官僚，形成一个支持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內的右傾潮流的相当有力的支柱，这也是不能否认的事实。但是，特別是在目前的形势下，即在垄断組織利用国家垄断資本主义，日益加紧对全体人民的剝削和压迫，并在一切方面加强它的侵略的、反动的、反民族反人民的政策的形势下，一个具有特点的事实是，在工人階級及其政党的影响下，劳动市民、农民和知識分子等广大的小資產階級群众，为了維護本身的利益，正在摆脱右翼社会民主主义的領導机构的階級調和政策的影响，而轉向同垄断資本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方向。結果，就在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內部，下述傾向也正在逐漸加强：在劳动群众日益左傾的同时，小資產階級群众成为支持左傾潮流的基础之一。

上边談到的对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社会成分的分析，首先表明这个党不仅在政治上是一个代表“小資產階級社会主义”思潮的政党，而且从其社会成分方面來說，也是一个具有小資產階級性质的政党。就是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首先代表着小資產階級的社会民主主义潮流（工人貴族和工人官僚在其中占有領導地位），其次它还把劳动市民、知識分子和农民等城乡小資產階級中不少的一部分人作为它的群众基础。

这样，正确地認識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小資產階級性质，同爭

取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統一战綫政策并不矛盾，反而可以为統一战綫政策提供科学的客观的基础。

首先，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共产党和小資产階級社会主义的党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之間，在世界观、作为目标的“社会主义”的内容和革命路綫等方面，存在着原則性的意見分歧，但这决不会妨碍两党根据現在人民所面临的紧迫的民主任务来实行合作。特别是在今天，随着資本主义总危机的加深，外国帝国主义对全体居民的統治和垄断資本对全体居民的压迫愈来愈加紧。这就强烈地要求在爭取和平、独立、民主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民族民主綱領的基础上，把工人階級、农民、知識分子和城市中小資产階級等广大力量团結起来。在这种形势下，共产党重視和呼吁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联合，认为是工人階級和人民的团結的一个重要环节，这是很自然的，而且这种联合，跟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所依靠的工人和小資产階級群众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其次，我們只有正确地認識到，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是代表工人运动內部的一定潮流、同时仰賴于城乡小資产階級群众的支持并反映他們的地位和思想的政党，这样，才能够正确地評價共产党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联合，并把它摆在适当的位置上——这种联合，不仅对于实现工人階級的行動統一是很重要的，而且对于实现包括小資产階級在內的全体人民的統一也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我們只有正确地認識到共产党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联合的階級基础具有两个方面，即工人階級行動統一的一面和工人階級同小資产階級結成联盟的一面，才能够在革命运动的各个阶段，不受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上层分子在政治等方面的动摇的影响，而实行始終如一的統一战綫政策。

对待这个問題，如果象現代修正主义那样，采取把社会民主主

义政党在本质上規定为“工人階級的党”的立場，那么最后将不得不招致这样一种結果：从根本上把同这个党实行联合的問題变成一个純粹是工人階級統一的問題，而在本质上看不到这种联合在一方面把工人階級同小資產階級的联盟作为基础，同时具有作为实现人民各阶层統一的一个重要环节的意义。这种做法，如下所述，意味着从根本上丧失为科学地、正确地运用統一战綫政策所需要的前提条件，而这一点跟忽視或輕視同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进行斗争是有联系的。

## （二）統一战綫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

### （1）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两面性

从对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社会成分的分析中得出的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要結論是：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不仅反映出支持这个党的群众的小資產階級意識，而且更主要的是表现出那些代表着被收买了的、資產階級化了的工人貴族、工人官僚和一部分小資產階級上层分子等的右翼社会民主主义領袖，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屈服于階級敌人——帝国主义和垄断資本。因此，归根到底是，**右翼社会民主主义的領袖**同那些虽然帶着小資產階級의思想和偏見，但在客观的利害关系上却有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垄断資本的統治的斗争要求的**工人和广大的小資產階級群众之間的矛盾**，形成了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最根本的矛盾。列宁曾經多次指出，必須把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中代表工人貴族、工人官僚的右翼領袖和追随他們的群众严格地区別开来。他說：

“非常重要重要的是，对于那些受小資產階級的偏見毒害很深以致完全不可救药的‘領袖’和‘負責人’，以及对于群众，要在整个工作

中采取必要的不同的方法。”(參看《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綱》，《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 168 頁)

就象这样，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党内包含着右翼社会民主主义的領袖和劳动群众之間的根本矛盾，这就在党内产生了相互对立的两种傾向，并且成为小資产階級政党固有的动摇性和两面性越来越严重的原因。

**第一种傾向是追隨和迎合帝国主义和壟斷資本的傾向。**这种傾向的主要代表者，是在很多情况下掌握了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中樞的右翼社会民主主义領袖。这些右翼社会民主主义領袖屈服于帝国主义和壟斷資本，并且在它們的支持和帮助下，在許多情况下控制着整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阻止这个党和在它影响下的广大劳动群众左傾，相反地，促使他們向右傾，以便为統治階級效劳。列宁把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右派領袖叫做“比資产階級自己还好的資产階級維護者”，指出在他們有力地掌握了党的領導权的时候，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甚至可以代替資产階級政党，成为“資本主义的主要支柱”。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实行迎合壟斷資本的政策，成了阻止革命的堤壩，为法西斯主义开辟了道路的第二国际的各个党的历史，具体地证明了这一事实。列宁指出：

“工人运动中的上层分子的机会主义，不是无产階級的社会主义，而是資产階級的社会主义。事实证明：由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派別活动家来維護資产階級，比資产者亲自出馬还好。工人要不是由他們来領導，資产階級的統治就无法維持了。”(《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 203 頁)

“以第二国际与第二半国际为急先鋒的資本主义国家的小資产階級民主派，目前乃是**資本主义的主要支柱**，因为工商业中多数

的或頗大部分的工人和職員，仍然处在他們的影响之下……”。（《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俄共的策略的报告提綱》，《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第442頁，黑体是引用者用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右派領袖越来越明目张胆地同帝国主义、垄断資本結成同盟。例如，英帝国主义者在美国帝国主义的指揮下，开始进行“冷战”，締結“北大西洋公約”，公然采取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恰恰是在工党内閣执政的时期。还有，法帝国主义最穷凶极恶地进行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时候，正是以摩勒为首的社会党内閣执政的时期。就在目前，比利时社会党的斯巴克，作为比利时政府的外长，掌管比利时帝国主义的对外政策，他有一个时期曾担任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秘书长，成了美国帝国主义的忠实代理人。就象这样，参加社会党国际的各个党，战后一貫为帝国主义陣营的冷战政策效劳，推行着资产阶级政策和反共分裂主义政策，这就又一次证明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是资产阶级最忠实的同盟者。在这一点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产生的新特点是：美国帝国主义成了世界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把組織反共軍事集团的政策作为主要手段，使一系列資本主义国家的垄断资产阶级成为它的仆从。与此相配合，各国的右翼社会民主主义領袖，不仅同本国的垄断资产阶级結成同盟，而且与美国帝国主义直接或者間接地結成同盟，在不同程度上成为美国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进行着活动。

第二种傾向是朝着同帝国主义和垄断資本的統治进行斗争的方向前进的傾向。这主要是由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一般黨員、絕大多数的支持者——工人和广大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压力而产生的一种傾向。起初，由于右派領袖的影响和群众本身的觉悟还没有提高，这种傾向被压抑着，但尽管如此，随着阶级斗争的广泛深入地发展，随着在这个党影响下的劳动群众的觉悟和积极性的提



高，这种傾向必然会得到加强和发展。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时代具有下述特点：“少数垄断者对其余居民的压迫更百倍地沉重、显著和令人难以忍受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第198页）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总危机加深的过程中，垄断组织对整个居民的压迫更加令人难以忍受，并且加强了对工人的剥削，这一点自不消说，就是以农民和其它广大的小商品生产者为中心的小资产阶级群众的贫穷化和无产者化的过程，也在急剧地进行着。这一过程正在促进他们的战斗化和左倾。这种劳动群众左倾的倾向，必然要反映到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领导人中，促进领导干部的分化，成为加强各种左翼潮流反对右翼潮流的根源。

在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内部，右翼社会民主主义领袖所代表的追随和屈从帝国主义、垄断资本的倾向，和依靠劳动群众同帝国主义、垄断资本进行斗争的代表人民的、富有战斗性的倾向，这两者之间的对立和斗争正在激烈地发展着，这正是今天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具有的一个重要的、基本的特点。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或者成为“资本主义的政治支柱”，或者成为站在工人阶级和人民方面积极进行反帝反垄断资本的斗争的部队，这取决于随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首的工人阶级和人民斗争的进展而发展的、存在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内部的矛盾和基于这个矛盾的两种倾向进行斗争的结果。

## （2）统一战线政策的基本问题

从这里可以引伸出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政策的若干基本问题。

第一、为了实现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联合，必须从工人阶级

和人民当前最迫切的要求出发，从基于当前具体任务的共同行动出发。

尽管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具有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动摇性和弱点，难以避免产生右翼社会民主主义领袖追随和迎合统治阶级的倾向，但是只要它依靠工人和小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众，那么，在人民的要求和斗争的发展过程中，就不能不把人民争取和平、独立、民主、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各项切实的要求或多或少地反映到它的政策和方针上来。正因为如此，尽管在政治上、思想上存在种种分歧，但是，共产党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具有能够联合的最大基础。根据这些符合人民利益的具体目标，共产党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实行联合，就会对团结整个民主力量、实现工人阶级和人民的广泛的统一，提供极其有利的条件，从而为孤立敌人、真正实现这些目标开辟广阔的前途。而且，对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来说，也是它真正忠实于它所依靠的群众的利益的道路。

上述事实告诉我们，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联合，不是单靠政党间的谈判和会谈就能够实现的，而只有发展人民群众根据具体任务所采取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的統一行动，并且以此为基本内容，同为此目的所做的坚持不懈的努力结合起来，才能够真正实现。

第二、为了建立并加强和发展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统一战线，要向所有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呼吁合作，并且在中央领导机构之间开展**上层的统一战线**活动，例如进行关于統一行动的谈判、订立协议等；同时，还必须重视开展和加强**基层的统一战线**活动，这就是在地区、工作场所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基层组织开展和加强地方的、地区性的共同行动和包括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党员以及支持它的劳动人民在内的群众性統一行动。

我們重視基層的統一戰綫，當然并不意味着輕視上層的統一戰綫，即輕視共產黨和社會民主主義政黨間進行談判和訂立協議，更不是要策劃那種離間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上層和基層的所謂“反對領導干部的鬥爭”。那種態度是早已經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所批判的宗派主義的錯誤。基層的統一戰綫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只有基層的統一戰綫才是構成整個統一戰綫的堅實的基础。這意味着只有依靠這一力量：（1）才能够在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右派領袖拒絕統一戰綫時，在實際上發展群眾的統一行動，並且通過這個統一行動，開辟實現上層的統一戰綫的前景；（2）才能够在結成統一戰綫之後，對任何企圖使統一戰綫倒退和分裂的陰謀，都給以群眾性的反擊，保衛住上層的統一戰綫；（3）才能够依靠群眾經驗的增長和覺悟的提高，更加提高和發展統一戰綫，使其達到更強大和更高級的階段。

第三、為了使社會民主主義政黨根據一致的具体任務與共產黨實行合作，並使它真正轉向參加整個民主力量的統一戰綫的方向，就不能不對企圖阻止向這個方向發展的右翼社會民主主義勢力的反共主義、分裂主義進行批判和鬥爭。

社會民主主義政黨里面存在着阻撓結成統一戰綫的種種障礙，例如：由於它的小資產階級性質，在它同統治階級進行鬥爭時產生的機會主義的動搖性、與此相聯系的對共產黨的偏見、只顧一黨私利的心理，等等。其中最大的障礙，是反共的右翼社會民主主義領導人策劃分裂主義陰謀和他們進行的阻撓活動。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社会成分表現出，在這個政黨里存在着追隨帝國主義和壟斷資本的右翼社會民主主義潮流的強有力的基础。一切國內外的歷史經驗都告訴我們：實現共產黨和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聯合的鬥爭，在各種情況下必然會遇到來自右翼潮流的阻撓，如果不對

这种右翼潮流的反共主义、分裂主义的活动进行必要的斗争，那么就不能够期望统一战线形成和发展。

不言而喻，不能因为在争取建立统一战线的斗争的各个阶段，不可避免地要与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分裂主义进行斗争，就把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各级领导人和对统一战线持消极态度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宗派主义地一律看成反共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者，从而对他们采取打击的态度，这是不正确的。今天的情况是劳动群众日益左倾和战斗化的倾向正在加强，而且与此相联系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内部的左翼潮流也在加强，在这种形势下，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

我们党的纲领说：“党认为所有参加民主党派或者没有参加任何党派的劳动者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要衷心地吁请他们同我们团结一起，并且为此而尽力。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同一切反对团结、破坏团结的不正确的倾向进行斗争。”即使在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结成的统一战线中，也不放过统一行动的不管多么小的可能性，并且为根据人民的具体要求，实现包括那些在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影响下的劳动人民在内的最广泛的人民团结，而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另一方面，要在实际上同破坏和阻挠人民团结的反共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策划的分裂主义、反共主义活动进行坚决的斗争，这两者是紧密相联、不可分割的统一战线政策的两个方面。

第四、由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具有小资产阶级性质和复杂的成分所产生的弱点，工人阶级的革命先锋队共产党必须通过科学的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发挥领导作用，进而为实现同整个民主力量的真正的统一和团结贡献出全部力量。这对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加强，是一个决定性的条件。

为了正确地发展统一战线，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不仅要同统

治階級和与其相勾結的一部分右翼社会民主主義者的阻撓和策划分裂的阴谋活动进行斗争，而且要不断地保持警惕，以免自己犯阻撓統一戰綫的右傾尾巴主义和“左”傾宗派主义的錯誤。必須努力克服这两个方面的偏向，始終一貫地坚持正确的統一戰綫政策。

### (3) 現代修正主义的“統一戰綫”論

然而，从現代修正主义的“重新評價”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論中引伸出来的，是一种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統一戰綫政策根本对立的右傾尾巴主义的論調，更明确地說，是替那些同垄断資本階級和反动势力串通起来反对統一戰綫的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辯护和开脫的論調。

第一、現代修正主义者总的來說把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认定为“工人階級的党”，这就否定了它是一个依靠多种多样的社会階級的具有复杂性质的党，否定了屈服于帝国主义和垄断資本的反共右翼社会民主主义潮流和构成它的社会基础的工人貴族、工人官僚和資本階級化了的上层小私有者等是这个党的有机构成因素这个事实，并且在事实上抹杀了存在于这个党里面的右翼领导人同劳动群众的根本矛盾。

第二、現代修正主义者忽視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从根源于它的成分的矛盾中产生的政治上的两面性，而无条件地把它看做是站在工人階級和人民方面的力量，从而就美化了它所处的这样一种状态：它在右翼社会民主主义领导人的控制下，或者朝着追随帝国主义和垄断資本的方向越来越右傾，或者变成象英国工党和日本民主社会党那样几乎无法同資本階級政党区别的维护資本主义的政党。

第三、現代修正主义者閉上眼睛不看統一戰綫的最大障碍在

于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反共主义和分裂主义这一事实，而主张通过什么共产党改变对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态度和评价，并把它作为“工人阶级的党”而重新予以评价的办法来开辟建立统一战线的道路。这是一种把结成统一战线的障碍主要归罪于“共产党的宗派主义”的、完全颠倒是非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调。这种论调在实践中必然会得出这样一种结论：以“统一战线”为名，要求共产党停止对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分裂主义和机会主义进行斗争和批判，向他们作无原则的让步。这是一条彻头彻尾的右倾尾巴主义路线。

最典型地表现出这种尾巴主义的，是我国的反党修正主义者的“统一战线”论。例如，他们从“重新评价”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论出发，说什么共产党放弃独立自主的政治立场，追随“革新力量的多数派”日本社会党，就是“统一战线”。但是，这同真正的统一战线毫无共同之处。因为，所谓统一战线，是建立在这样的原则上的，即各政党要互相尊重彼此的自主性和立场，同时，根据人民当前的要求寻找共同点，实行合作。如果一开始就从领导机构中排挤共产党，或者把服从自己的纲领和立场作为统一的前提而强迫别人接受，那就是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反共宗派主义的态度和把运动变成“私有物”的态度，这才是根本违反统一战线的原则。最近日本群众运动的经验一再证明，在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领导偏向中存在的这种态度，已经成为建立统一战线的最大障碍，如果一意孤行地坚持这种态度，那么就会破坏统一战线和群众运动。修正主义者的“统一战线”论，是一种反而使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这种宗派主义合理化，并要求追随这种宗派主义的论调。即使按照这条路线建立了“统一战线”，那也不是统一战线，而只能是，破坏统一的原则，把群众运动变成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私有物”，把共产

党变成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單純的附屬品。

此外，反党修正主义者还抓住我們党拒絕无原則地追隨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要为真正的統一而进行斗争的这一原則性态度，大加譴責，說什麼这是共产党否定同社会党和总評建立統一战綫，还說什麼又回到“主要打击”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論的宗派主义。但是，我們党进行的譴責，是針對破坏統一战綫的錯誤傾向的，是針對社会党和总評领导机构中的一部分人的反共主义傾向和分裂主义傾向的，而不是針對一般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我們党的这种立場，同所謂的“主要打击”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論毫无共同之处。所謂“主要打击”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論，是这样一种理論，它机械地搬用俄国革命某个时期的經驗，強調革命运动的主要打击对象不应当是最主要的敌人，而应当是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等中間势力。这种理論的宗派主义錯誤，已經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內部被指明了。但是，象修正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妄图以此为理由完全放弃对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机会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斗争，这只能是一种在克服事实上否认統一战綫的“左”傾宗派主义的幌子下，在实际上塞进同样破坏統一战綫的右傾尾巴主义路綫的做法。

象反党修正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停止对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进行必要的批評和斗争，并且不加批判地跟着它亦步亦趋，这是要放任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反对統一战綫、破坏民主力量的团結而展开的活动，帮助他們阻撓各阶层人民团結到統一战綫中去，帮助他們按照帝国主义、垄断資本所希望的方向把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推向右傾，归根結蒂，这是要阻撓統一战綫的建立或者加以破坏的論調。从这个意义上來說，他們的“統一战綫”論，是直接替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同美帝国主义和国内垄断資本“結盟”破坏統一战綫的勾当打掩护，是在实践上体现了“重新評價”社会民主主义

政党論的最有害的結論。

这种根据“重新評價”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論而提出的尾巴主义的“統一战綫”論，在国际上也以各种形式出現。例如，在国际工人运动的領域里，就有人不断提倡无原則的“統一”論，借口需要同国际自由工联实行統一，而反对揭露它的反动領導人的分裂主义活动和这些領導人作为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所起的作用，或者出于一种为統一国内工会运动而实行妥协的考虑，而不让階級的工会采取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这一坚定立場。此外，在和平运动、民主运动等領域里，現代修正主义的国际潮流和右翼社会民主主义潮流越来越加紧实行无原則的合作，也是它的表現之一。这些事实再次证明，导致破坏統一战綫和削弱群众运动的右傾尾巴主义，是“重新評價”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論的必然結果。

#### 四、日本爭取建立統一战綫 的斗争和現代修正主义

如前所述，現代修正主义的“重新評價”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論，在我国，主要是表現为以日本社会党在世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中所处的左派地位为根据的“日本社会党例外”論和“重新評價日本社会党”論。这种“日本社会党例外”論，只不过是修正主义的“重新評價”論的一个变种。日本社会党虽然具有种种积极的特点，但是基本上还是属于小資产階級社会主义潮流的政党，这些情况已在前面指明。最近爭取人民的統一和团結的斗争經驗也证明，“重新評價日本社会党”論是美化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并为它辯护，



以阻撓人民團結在真正的統一戰綫中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論調。

### **（一）在日本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

#### **建立統一戰綫的各种条件**

在战后日本的形势下，在发展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資本的統一行动，建立民族民主統一戰綫方面，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联合的問題，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第一、因为日本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是目前在工人階級和人民中間具有較大影响的政治势力。

日本社会党和民主社会党虽然黨員数目非常少，但它們把总評、全日本劳动总同盟工会會議（同盟會議）、中立工会联合会等工会組織的主要部分置于它們的影响之下，在最近的选举中，获得了总投票数的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十。这是战前日本未曾有过的現象，也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被压迫国家未曾有过的現象。这是以下述日本形势的一系列的特殊性为基础的：（1）日本是发达的資本主义国家，而且在战后，专制主义的天皇制基本上瓦解（虽然这是不彻底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賴以形成的政治前提增强了；（2）工会运动的成长达到了这样的地步，在短期間內就組織了九百万工人。由于这种迅速的发展、企业工会的組織形式、加紧复活垄断資本主义等等因素，使企业主义、工联主义、經濟主义仍然控制着广大的工人；（3）一九五五年所謂“保守政党的联合”实现以后，除去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以外，中間政党已不存在，使那些对自由民主党感到不滿，但又沒有达到支持共产党的地步的阶层，差不多都投了社会党和民主社会党的票。

第二、因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各国中，我国同欧洲其他国家相比较，在实现和发展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联合方面，存在着一些有利条件。

战后日本的形势是带着下述一系列的特点发展的：（1）日本各阶层人民，体验了天皇制的压迫、战争与战败的惨祸和美国的军事占领，至今仍处在美日反动势力的反民族、反人民的统治下，拥有为独立、民主、和平和提高生活水平而斗争的强大力量；（2）美帝国主义把亚洲作为当前推行它的侵略政策的主要战场之一，在它的从属的同盟者日本垄断资本的协助之下，把日本变为最大的战争策源地，因此，日美反动势力和日本人民之间的矛盾，达到了不容许用暧昧的妥协的方式求得解决的严重和尖锐的程度；（3）日本资本主义已经完全丧失了以前的殖民地，在从属于美国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统治下，传统的低工资制变本加厉，因而，产生“工人贵族”的稳固基础很薄弱，不仅工人阶级的生活，而且就连城乡小资产阶级的生活，包括其上层在内，也日益困难和不稳定；（4）日本共产党在战后首次取得合法地位，站在人民斗争的最前列，指出了发展人民的要求和斗争的正确路线，特别是从反对日美“安全条约”共同斗争以来，它的统一战线政策在群众中间正在得到一定的支持。

在这样的形势下，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为了维持其群众基础，获得工人和人民的支持，便不得不在党的政策和行动中，或多或少地反映人民争取独立、民主、和平和提高生活水平的愿望和要求。

这种情况，还清楚地表现在下述历史中：形成我国社会党主流的西欧型右翼社会民主主义潮流在战后不久的重建时期，在争取广大群众的支持的过程中遭到失败，逐渐失去主流地位。而且，在反对日美“安全条约”的斗争过程中组成的民主社会党没落成

为劣势的政治势力的事实，是一个新的证明。民主社会党以西欧各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为榜样，敌视社会主义阵营，基本上支持美日统治阶级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同时打出了彻底的阶级调和主义和反共主义的旗帜。这个民主社会党，尽管美日统治阶级大力加以支持，寄予期望，但是，它甚至没有能够维持在分裂前在社会党内部所保持的议席和票数。而且，在民主社会党内部，由于这个党依靠了一部分劳动群众，也或多或少地同这些人的不满和要求联系起来，引起一定程度的动摇和倾轧，并且越来越加剧。

与此相反，成为日本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主力的日本社会党，不同于公开支持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西欧各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和我国的民主社会党，它提出了反对“日韩会谈”、恢复日中邦交、阻止美国核潜艇在日本港口停泊、阻止修改宪法、废除日美“安全条约”等等反对美日统治阶级的政策的一系列的积极口号，在阻止修改日美“安全条约”斗争的阶段中，还在反对日美“安全条约”共同斗争和其他方面参加了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民主团体的统一行动，在日本人民的斗争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这并不是证明，象现代修正主义者所说的那样，日本社会党是“工人阶级的党”，它已脱掉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外壳，而是反映了日本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反映了社会党所依靠的劳动群众，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群众争取独立、和平、民主和提高生活水平要求的顽强性和为实现这些要求而斗争的强大力量。无可置疑的是，这种情况，在发展共产党和社会党的联合，发展包括社会党在内的民主力量的团结方面，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 (二) 右翼社会民主主义和“两个敌人”

提倡日本社会党“例外”論和对它加以“重新评价”論的现代修正主义者,不仅力图否认这个党的小资产阶级性质,而且力图抹杀这个党内部也已存在的右翼社会民主主义领导人和劳动人民的根本矛盾,抹杀这个党具有在美日统治阶级和人民之间摇摆不定的两面性的事实。但是,反对日美“安全条约”斗争以后形势的发展,使得任何人都看清楚了这种无视社会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本质,并低估对右翼潮流进行斗争的重要性的“重新评价”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論的錯誤。

在反对日美“安全条约”斗争一年以后,日本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已经指出“最近社会党领导表现出来的右翼社会民主主义化的征兆和危险”,使工人阶级和人民的统一与团结遭到困难,使人民的利益受到损害。但是,在以后情况发展的过程中,一部分右翼领导干部同民主社会党右翼领导集团一样,在人民斗争内部起了极力阻挠人民斗争发展的作用。

首先,他们竭尽全力,根据对反对日美“安全条约”斗争和三池煤矿工人斗争的经验所作的取消主义性质的评价,把“反垄断的结构改革”論、“迫使政府改变政策的斗争”論和“积极中立主义”論等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理論塞进工会运动与和平运动,企图使日本人民的斗争脱离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资本的统治的路綫,轉变为回避同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謀求同日本垄断资本合作的机会主义路綫。

而且,他们为了达到排斥共产党,把統一战綫和群众运动置于社会党的排他性的领导之下的分裂主义目的,伙同反党修正主义集团、托洛茨基主义者等,一贯地实行了不惜分裂和破坏禁止

原子彈氫彈運動等等統一的群眾運動這樣一種破壞統一戰綫的政策。

在禁止原子彈氫彈運動方面，社會黨和總評的一部分反共右翼領導幹部，首先要求日本禁止原子彈氫彈協議會把“積極中立主義”路綫作為運動的“基本原則”，成為社會黨的“下級機構”，他們還進行了各種卑鄙的陰謀活動。在一九六二年的第八屆世界大會上，由於國內外的和平活動家的努力，這個陰謀活動遭到挫敗，他們竟然退出大會，並且採取了企圖以集體暴力搞垮大會的粗暴行動。而且，在一九六三年的第九屆世界大會上，他們終於退出日本禁止原子彈氫彈協議會，舉行“分裂集會”，在全國範圍展開分裂主義的“新的禁止原子彈氫彈運動”的組織活動，終於同第十屆世界大會相對抗而組織所謂“受害三縣聯絡會議”的分裂的“世界大會”，使用一切手段，繼續阻撓禁止原子彈氫彈運動的統一發展。

他們對於反對日美“安全條約”鬥爭所產生的民主力量的統一戰綫組織——反對日美“安全條約”共同鬥爭會議，也一貫採取消極態度，一再製造種種借口拒絕恢復共同鬥爭會議的活動，使活動停頓。

在工會運動方面，他們也不顧工會會員希望建立統一戰綫的強烈要求和工會民主，在總評和其它工會里變本加厲地執行組織作出的關於“支持社會黨”的決定，對不服從這種決定的組織和工會會員從組織上加以迫害，同時在禁止原子彈氫彈運動及其它群眾運動領域，也越來越明目張膽地把工會當做“私有物”，使工會成為支持社會黨的團體，加以利用，使它對抗共產黨。

這樣，反對日美“安全條約”鬥爭以後，社會黨內的領導越來越迅速地右傾，企圖對人民運動和統一戰綫進行破壞性的攻擊，並不

是偶然的現象。

这同下述情况是有联系的，由于具有历史意义的反对日美“安全条約”斗争而在統治方面受到严重打击的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資本，吸取了反对“安全条約”斗争中的教訓，为了摆脱他們自己反人民、反民族的統治和人民之間的尖銳矛盾，重視分裂民主力量的活动，并为此进行了种种活动。池田內閣的“低姿态”政策，美帝国主义的“肯尼迪—賴肖尔路綫”，就是这种具体表現；而这两方面，都把它的重点之一放在使社会党和总評右傾方面。

在这一点上，第一，不能忽視，在日本垄断資本加紧复活的同时，旨在进行籠絡工作的必要的經濟基础，已經比以前相对地加强了。在美帝国主义的統治下得到整頓和加强的日本垄断資本，最大限度地利用国家垄断資本主义的各种机构，加紧剝削和掠夺广大人民，在經濟上日益明显地表现出帝国主义的特点，同时在复活軍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道路上前进。日本垄断資本这样迅速地加紧复活，相对地加强了經濟基础，以便于以大企业为中心，把上层工人的相当多的一部分引向改良主义、劳資合作主义的方向，籠絡一部分工人官僚和一部分所謂进步的知識分子，培养反共的右翼领导人。

第二，特別需要注意的是，最近社会民主主义潮流的右傾化，同統治日本的美帝国主义的政策也有密切的联系。

如上所述，美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貫地把各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右翼领导干部和工会的反动的领导人当作推行它的世界政策的忠实的“同盟者”，加以利用。在美帝国主义的世界政策中，右翼社会民主主义领导人的作用所占的比重，在这几年来美帝国主义展开“两手政策”的同时，日益增大。在美国前总统肯尼迪指揮下特別加强了“两手政策”的本质是：由于社会主

义体系、民族解放斗争、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运动等全世界整个反帝力量的发展，美帝国主义已经遭到严重的危机和困难，因而在一方面比从前更加加强了它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同时在另一方面用“和平共处”和“消除冷战”这种欺骗性的烟幕把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掩盖起来，麻痹世界争取民族解放、和平、民主的力量的警惕，利用社会主义阵营的不团结来加强分裂阴谋活动，企图造成有利于推行战争政策的形势。在人民群众内部宣传美化美帝国主义、为现代资本主义辩护的思想的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同现代修正主义者一起，必然要附和美帝国主义，在“两手政策”中承担重要的任务。

这种政策是在反对日美“安全条约”斗争暴露出美帝国主义对日统治在政治上的不稳定以后，以所谓“肯尼迪—赖肖尔路线”的形式在日本全面推行的。

现任驻日大使赖肖尔在反对日美“安全条约”斗争以后不久所发表的文章中，主张把参加反对日美“安全条约”斗争的人民和民主力量分为（1）共产党及其赞成者和（2）“真正信仰民主主义而且正在努力实现国际和平的理想”的社会党与民主社会党这两个集团，并且认为美帝国主义的对日政策的严重错误在于同“在野党势力”，也就是同社会党、民主社会党的“接触少”，必须把分裂这两个集团，孤立共产党，拉拢社会党、民主社会党到“西方民主国家”方面，作为今后对日政策的基本方针。（《中断了的同日本的对话》，《外交季刊》一九六〇年十月，收录在日译本《同日本的对话》里面）

事实上，美帝国主义把赖肖尔大使指挥下的美国大使馆作为实行这一路线的一大根据地，同池田内阁和日本垄断资本紧密地合作，同时，（1）在社会党领导机构里面的一部分右翼领导干部、

总評及其它工会的一部分反共的右翼領導人和美国外交机关之間建立密切“接触”和日常联系協商的关系，組成所謂“大使館集团”，作为进行分裂活动的核心；（2）假借工会国际交流的名义，大批地邀請同盟會議系統和总評系統的工会領導干部到美国观光，并且有系統地派国际自由工联和美国工会官僚到日本进行活动，培养浸透亲美反共和劳資合作主义思想的工人官僚集团；（3）一边对同社会党和工会有深切关系的进步的知識分子加紧进行活动，一边对商业报刊加强“領導”和“控制”；（4）動員以“現代化”理論为首的各种資產階級理論，作为攻击共产党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并且支持“积极中立”論和“結構改革”論等修正主义理論，就象这样，不仅利用民主社会党和同盟會議的領導人，而且把社会党、总評的右傾化和加强反共主义作为一个中心目标，展开了以破坏民主力量的团結为目的的广泛的思想上的和政治上的攻击。

这几年来社会民主主义潮流的反共主义傾向的加强，当然是和下述情况密不可分地联系起来的，这个情况是：在变日本为核攻击基地、加强远东的核战争体系、复活我国的軍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等等政策进入新阶段的形势下，美日統治集团以分裂和削弱日本人民运动为目标，展开了政治攻势和思想攻势。

不正視这个事实、主张避免同右翼反共主义潮流进行斗争、并且为之辯护的“重新評價日本社会党”論，只就这一点来看，也必須說是直接支持“肯尼迪—賴肖尔路綫”的反人民的、反階級的論調。

### （三）共产党的統一战綫政策

我們党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則性的統一战綫政策，并且



根据对日本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特殊性所作的科学评价，把社会党和总評看成是我們要联合的民主力量的一部分，历来一貫重視同包括社会党在內的民主力量联合的問題，认为这是发展人民的統一和团結的关键。

我們党在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首先就同社会党联合的問題，明确地指出，我們党和社会党虽然存在着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各种分歧，但是在当前具体的目标方面有着許多一致的地方，这是两党能够联合的基础，两党根据这个具体的目标实行联合，是符合人民急待实现的切身利益的做法。

“我們党和社会党虽然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存在着各种分歧，但是，我們重視在这些具体目标上的一致，这就是社会党能够和我們党联合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來說，目前我們在促进包括两党在內的工会、和平团体和民主团体的联合的同时，还強調两党直接联合的必要性。”（第八次党代表大会政治报告）

此外，这个政治报告还強調說，对于完全反对統一战綫的民主社会党、公开支持民主社会党的团体以及民主社会党的其他支持者，也必須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使它們站到工人阶级和人民的团結的立場上。重視根据人民的迫切要求同民主力量联合的这个方針，是我們党今后仍然应当要坚持的原則性的态度。

当然，为建立統一战綫而努力，并不意味着无原則地追随社会党。我們党一貫希望同包括社会党在內的民主力量联合，同时，也坚持了决不追随那种反对和破坏統一战綫的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分裂主义傾向的原則性态度。

政治报告強調同社会党联合的重要性，但也重視在社会党内一部分人中間表現出来的反共宗派主义傾向，对于党在这个阶段爭取建立統一战綫的具体任务，作了如下的規定：

“党必須坚决地坚持統一战綫的立場，依靠展开反对‘安全条約’斗争的群众对統一战綫的体驗和認識，来加强党的独自活动。对于一部分反共分裂傾向要进行必要的批評，根据当前的各种任务发展統一行动，为巩固統一战綫而奋斗。”

而且，四中全会決議，更加明确地指出这一点說：

“我們党把一切真誠的社会党员、工会会员和无党派劳动人民看作阶级兄弟，并由衷地希望同他們团结，但是絕對不追随那种使民主力量的共同斗争陷于停顿、遭到破坏并把这个斗争据为己有的理論与政策，并要和群众一起揭露和克服这种錯誤。”

七中全会決議更进一步地指出，在社会党和总評的领导下一小撮反共右翼分子露骨地进行分裂阴谋活动的形势下，对統一战綫的斗争來說，“目前我們应当警惕的主要危险”是“这样一种盲从的傾向，因为必須維護統一，所以就认为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机会主义的、宗派性的傾向是无可奈何的，而加以承认，結果就等于在事实上容許他們进行那些企图破坏和瘫痪統一行动、把运动据为己有、把运动导向錯誤方向的分裂主义的阴谋活动。”

我們党的这个方針的正确性，已經在最近的日本人民运动的經驗中得到明确的证明。

例如，在去年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上，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拒絕追随社会党和总評的右翼领导干部的无理要求，坚持了統一的原則。从那以后，这个运动依靠在群众中的活动而繼續发展，并且粉碎分裂主义者的阴谋活动，正在使第十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取得划时代的成功。而且，以粉碎“日韓会談”、拒絕核潜艇在日本“停泊”、阻止派駐 F—105 D 飞机、恢复日中邦交为目标的統一行动在全国范围的高涨，是由于我們党和統一战綫力量不向拒絕恢复反对日美“安全条約”共同斗争組織的活动的右

翼领导人屈服，而依靠各个地方与地区的共同斗争組織和执行委员会的活动，独自团结群众，并頑强地組織了中央和地方的統一行动的结果。

这些經驗再次证明，不同右翼社会民主主义领导人的分裂主义和反共主义进行斗争，就不能实现民主力量的統一和团结，并且非常具体地揭露了現代修正主义的“重新评价”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論和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辯护論的反人民的本质。

如果共产党以及支持統一战綫的力量，听从現代修正主义者的建議，看不到社会党内右翼潮流的有害作用，沒有严正地給这些分裂主义的阴谋活动以反击，对于使人民运动右傾的阴谋放任不管，那末，毫无疑問，日本人民到目前為止的斗争一定会受到严重的打击。在思想上彻底粉碎現代修正主义的“重新评价”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論，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則立場，是在爭取建立統一战綫的斗争中取得胜利的基本前提之一。

但是，如果以同右翼社会民主主义领导人的分裂主义和反共主义的斗争的重要性为理由，“夸大”这个斗争，并且忘記正是为了保卫和发展群众运动的統一才需要这个斗争，从一开始就在群众运动中机械地提出“反对分裂主义”；如果以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中出現了分裂主义的露骨的活动为理由，就认为在其他群众运动中也完全不可能同社会党和总評采取統一行动，因而不再进行努力，以一致的具体任务为依据，实现共同行动；如果把对于同共产党采取統一行动一事持消极态度的一切人們一律看成是与敌人串通的最坏的反共分裂主义者，对他們进行严厉的批判，那末，当然要說，这种作法并不是正确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就这一点來說，列宁曾經強調同考茨基派的“中派主义”进行斗争的重要性，同时告誡不要“錯誤地夸大”这个斗争。列宁的这个劝誡，是很有教

育意义的。列宁說：“夸大同中派主义的斗争，就等于挽救中派主义，巩固它的地位和它对工人的影响。”（列宁《給德国共产党員的一封信》，《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第 509 頁）

列宁的这个劝誡也完全适合于同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反共产主义和分裂主义进行的斗争。如果馬克思列宁主义党在同分裂主义进行的斗争中，稍微“錯誤地夸大”，产生“左”傾宗派主义的偏向，那就只能有助于“挽救”真正的分裂主义者和反共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巩固他們的地位和他們对工人的影响。

我們党根据这样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則性观点和綱領以及第八次党代表大会政治报告的正确方針，努力克服主要的危險右傾尾巴主义的偏向，同时，还經常保持警惕，以免由于过分反对右翼社会民主主义潮流而陷入“左”傾宗派主义的偏向。第八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指出“为了繼續正确地发展在反对‘安全条約’的斗争中取得了发展的、有原則性和灵活性的統一战綫政策，必須不断地克服‘左’右两种傾向的危險”，并且告誡“局部和地区”存在“宗派主义的危險”。

而且，在四中全会的政治局报告中严肃地告誡不要犯如下的宗派主义的錯誤：同社会党和总評里面的反共宗派主义傾向进行斗争时，脱离发展工人阶级和人民的要求和斗争的基本观点，只把同反共主义进行斗争作为唯一目的，或者忽視团结包括社会党和总評在内的所有民主力量的基本方針。政治局报告說：

“必須反对和克服社会党的反共宗派主义和那种把工会据为已有的傾向，但是，要想这样做，就必须用下述方法进行，即坚持党的建立‘民族民主統一战綫’、‘包括共产党和社会党在内的整个民主力量的統一战綫’这一基本方針，从以工人对美国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資本（它們是工人和人民的真正敌人）的要求和斗争为中

心、保卫工人的阶级利益、加强团结的立场出发，根据事实在理論上深入地批判那些由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带入工人运动中的錯誤和对我們党的誣蔑和中伤，并且糾正錯誤。而且，必須同正直的社会党员和无党派的活动家加强团结，在工人运动中确立正确的领导方法。”

七中全会的決議就在一部分人中間出現的宗派主义的危險提出更加严厉的告誡說，尽管右翼势力进行分裂阴谋活动，但是仍然要根据群众的要求，在意見能够一致的問題上坚决为实现共产党同社会党和总評的統一行动而努力。決議說：

“在某些同志中間，也出現了完全漠視在我們党同社会党和总評的共同要求的基础上采取統一行动的可能性、并且完全忽視旨在实现这种統一行动的努力的那种宗派主义傾向。这种傾向，在思想上是机械地把盲从傾向反轉过来的另一种表現，它的根源是相同的，因此必須加以克服。”

如上所述，我們党的綱領、以綱領为依据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各项决定，对于右傾尾巴主义和“左”傾宗派主义的两种傾向，保持必要的警惕，指出怎样加以克服的方向，同时正确地規定了在我国爭取建立統一战綫的斗争的原則性路綫。当然，正如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在“春季斗争、四·一七罢工問題的总结和工人运动在当前的各种問題”中所坦率地說明的那樣，在我們党的实践活动中，有时也会产生离开这个正确的基本路綫的“左”右傾向和缺点。但是，只要我們忠实于馬克思列宁主义和綱領以及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的正确方針，就一定能够克服这些傾向和缺点，坚持統一战綫的正确方針和实践活动，实现民主力量的团结，进而完成建立民族民主統一战綫的革命事业。

#### (四) 現代修正主义和反共分裂主义

最近,日本的經驗所显示的另一个重要教訓是,現代修正主义由于頑固地坚持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綫和“重新評價”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論的結果,沒有停留在單純地替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辯护并从側面援助他們的分裂主义的地步,并且进而在实践活动中同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公开进行勾搭,徑自轉变为、而且也不得不轉变为分裂主义。

春日庄次郎、內藤知周等反党修正主义者,盲目追随現代修正主义的國際潮流,用教条主义方式把它的修正主义理論搬进日本,企图使他們的机会主义路綫合理化。他們在对待社会党和总評等組織的态度方面,也在“重新評價”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論的指引下,非但不同破坏人民运动的社会党和总評内部的右翼势力进行斗争,反而为之辯护,并同它們勾結在一起,繼續进行了反共分裂主义的活动。他們在第八次代表大会前夕被逐出日本共产党以后,首先回避同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宣传那种把希望寄托在日本垄断資本实行让步方面的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理論,从理論上越来越接近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接着,他們在組織上把社会党看作日本社会主义革命的領導政党,以它代替共产党,用这样的“重新評價”日本社会党論来使自己的卑鄙行为合理化。他們或者加入社会党,成为右翼領導的御用“理論家”,或者組織反党集团,阴谋合作,同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最密切地勾搭在一起,結成了破坏統一战綫和群众运动的反共分裂主义的联合战綫。在这个反共联合战綫中,还有在反对“安全条約”斗争过程中被美日統治階級豢养成为挑衅分子、已經暴露出真面目的托洛茨基主义者集团。特別在青年运动和学生运动中,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反党修正主义者

和托洛茨基主义者成为一伙，进行着分裂主义活动，成了这些运动的特点。

如上所述，反党修正主义者同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的“同盟者”——反共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勾搭在一起，成为肯尼迪—赖肖尔路线的一翼。这一事实，最清楚地暴露出现代修正主义的机会主义和分裂主义的作用。这是因为，实际上现代修正主义是向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投降，并为它们服务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具有和右翼社会民主主义相同的本质。而且，他们阉割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把攻击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使它丧失权威作为主要任务。就这一点来说，在政治本质上，同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反共分裂主义和帝国主义、垄断资本的反共分裂主义完全相同。所不同的，只在于是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招牌进行活动，还是要用社会民主主义或公开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招牌进行活动。

“肯尼迪—赖肖尔路线”的组织者赖肖尔本人就说，美帝国主义的“真正敌人”是“古典的马克思主义”，这清楚地表明，他敌视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政党，同现代修正主义者完全一样。这些事实清楚地显示，按照严格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逻辑，如果坚持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机会主义的错误，那末，就一定会愈来愈全面地完成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敌的修正主义理论，在另一方面，一定会同反共右翼社会民主主义勾结，并且为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服务。

在这一点上，特别需要重视的是，同反党修正主义者勾结在一起，依靠他们的帮助，一直诬蔑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的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最近更进一步，利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民主运动的不团结的情况，企图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国际民主运动内部

的一些潮流合作，并且有意識地开始进行着实现这个目的的活动。这是同去年以来“肯尼迪—賴肖尔路綫”特別利用社会主义陣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意見分歧和不团結来进行的新的宣传活动相呼应的。

这个阴谋活动，目前首先在和平运动中进行着。去年八月在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上，公然走上“分裂”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的道路的社会党和总評内部的一部分右翼领导干部，为了依靠国际“援助”重建在国内遭到孤立并且趋于破产的分裂主义路綫，已經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和平运动内部的一些潮流乞求援助。而且，他們在苏联共产党领导和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的支持下，召开同第十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对抗的“分裂”大会，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組織把“分裂”状态固定下来的分裂組織。不言而喻，社会党和总評内部的一部分右翼领导干部，接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些潮流，企图同它合作，这絲毫也不意味着他們已經开始放弃他們的反共主义，恰恰相反，这不外乎是这样一个打算：正象他們曾經把日本的反党修正主义者作为他們的反共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支柱加以利用的那样，現在又企图把这些国际潮流作为反共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工具来加以利用。

在这些国际潮流内部也存在着同这个阴谋活动发生联系的因素。去年，参加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苏联代表团团长茹科夫同志，在大会上参加了《关于展开国际共同行动呼吁书》的起草工作并且表示全面支持大会的各项決議，但回国不久，就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广島的呼声》的文章，指責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沒有支持部分禁止核試驗条約，并且指名責难日本共产党，同时对分裂主义者所組織的分裂集会表明了給予积极評價的态度。接着，又用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的名义，給去



年九月三十日以分裂禁止原子彈氫彈運動為目的而舉行的“關西和平大會”和今年一月三十、三十一兩日舉行的“爭取和平和裁軍日本大會”發來賀電，鼓勵了分裂主義者。關於在今年八月舉行廣島、長崎分裂大會的事情，據前往蘇聯和歐洲進行籌備工作以後回國的總評政治局長安恒說，蘇聯保衛和平委員會的一部分人表明了全面支持分裂大會的態度，甚至提出了盜用“日本禁止原子彈氫彈協議會”名義的有關策略的建議。現在，蘇聯保衛和平委員會借訪問整個日本禁止原子彈氫彈運動的名義，派遣正式代表團參加分裂大會。由此可見，蘇聯保衛和平委員會過去一年間積極支持禁止原子彈氫彈運動中的分裂主義者，決不是偶然的。特別是從去年七月簽訂了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以後，蘇聯共產黨領導粗暴地違反了莫斯科聲明所規定的關於兄弟黨之間的關係的準則，變本加厲地進行了對我們黨的無理干涉和攻擊。前面提到的茹科夫文章，是公開指名攻擊我們黨的第一個表現。特別是利用今年五月國會審議批准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的機會，莫斯科廣播電台和《真理報》展開宣傳活動，一方面以我們黨不支持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為理由，公然指責我們黨，另一方面支持和鼓勵同特定的外國勢力串通起來、公然進行破壞黨的活動的志賀和鈴木等人。而且，在不久以前，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突然單方面地公開發表了廣泛地誣蔑和指責我們黨的路綫和活動的給日本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信件，從而把對我們黨的攻擊提高到新的階段。蘇聯保衛和平委員會對社會黨和總評一部分右翼領導干部的分裂主義活動實行的合作，也正是蘇聯共產黨領導對我們黨進行的這種攻擊的重要環節之一。

有些人以《莫斯科聲明》重視共產黨和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聯合、並且在談到“國內的共同行動”的同時還談到“國際的共同行

动”这件事情为根据，企图使他們自己和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旨在对我们党进行攻击、并分裂和平运动的“国际合作”的阴谋正当化。但是，《莫斯科声明》首先是把“国内”的共产党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合作（这是根据争取和平、独立、民主和提高生活水平等等要求来实现各国工人阶级和人民的队伍的统一的斗争的一个环节）作为基础而提出了同这件事情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课题——“国际的”共同行动问题，决不是要使外国的共产党为了助长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机会主义和反共宗派主义，为了阻挠“国内”统一战线的发展，而同那个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实行“国际”合作的做法合理化。

何况，外国的共产党领导为了分裂某国的和平运动和民主运动，攻击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想要同那个国家的右翼社会民主主义的领导人实行“合作”，并且想利用《莫斯科声明》中的这个论点使他們这个阴谋活动正当化，必须说这种诡辩是荒谬到极点的。这是把《莫斯科声明》中所规定的关于统一战线的原则性政策，变成分裂主义的工具，同时，粗暴地违反了“各国共产党根据本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并且考虑到国际局势，来确定革命的前景和任务”、“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都是独立的、平等的，它们从本国的具体条件出发，遵循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制定政策，并且相互支持”（《莫斯科声明》）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的原则。我们对于这种企图，是绝不容许的。

目前，在亚洲，各国人民的斗争，已经使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在各地遭到沉重的打击，帝国主义正面临着严重的困难。但是，帝国主义决不会自动滚出亚洲。这种危机越是加深，帝国主义就越是重视日本，把日本作为它“遏制中国”、侵

略亚洲的据点，并且想要同从属的同盟者日本垄断資本勾結起来，加紧促进日本的核武装和复活軍国主义。在这种形势下，在日本人民和日本共产党面前摆着一个巨大的任务，从国际上的义务来说，也要作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國際統一戰綫的一翼，根据迫切的爭取独立、民主、和平和中立的要求，組織广泛的反帝反垄断的統一行动，同美日反动势力的侵略政策和反动政策逐一地进行斗争，予以粉碎，并且要发展这个斗争，建立民族民主統一戰綫，彻底推翻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資本的統治。只有在日本共产党击败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坚持党綱所規定的反帝反垄断的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綫，并且努力实现包括所有正直的社会党员、工会会员、无党派劳动人民的統一在內的广大人民的联合和团结，对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反党修正主义者的反共分裂主义进行斗争，一貫地实行把上述努力和斗争結合起来的正确的革命的統一戰綫政策，才能完成上述任务。

今天，我国的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反党修正主义者和現代修正主义的國際潮流正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进行勾結，这种情况有可能給国内外的革命运动和統一戰綫的前途带来暫時的一定的困难。我們对此不应当放松必要的警惕性。不論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和現代修正主义者，配合美日反动势力的攻击，怎样反复地进行破坏統一戰綫的阴谋活动，我們党都保证一貫坚持联合和团结包括社会党、总評在內的广大民主力量的政策，竭尽全力，为反对美帝国主义明目张胆地侵略和干涉老挝、越南南方以及东南亚国家而斗争，为要求归还冲绳、撤除美国軍事基地而斗争，为全面禁止核武器、核試驗而斗争，为反对修改宪法、要求完全实施宪法所規定的和平民主条款而斗争，为保卫劳动群众的生活和权利而斗争，在这些急迫的各种斗争中，加强所有民主力量的联合，发展广大的

人民群众的統一行动。而且，只要我們党坚持綱領的基本路綫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則性立場，依靠历史創造者人民群众，同全世界工人階級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的解放斗争加强团結，进行奋斗，日本的革命运动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向前进展，就能够团結一切民主力量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建立强大的革命的統一战綫——民族民主統一战綫，就一定能够贏得日本革命的胜利。